

20 OCT 1940

5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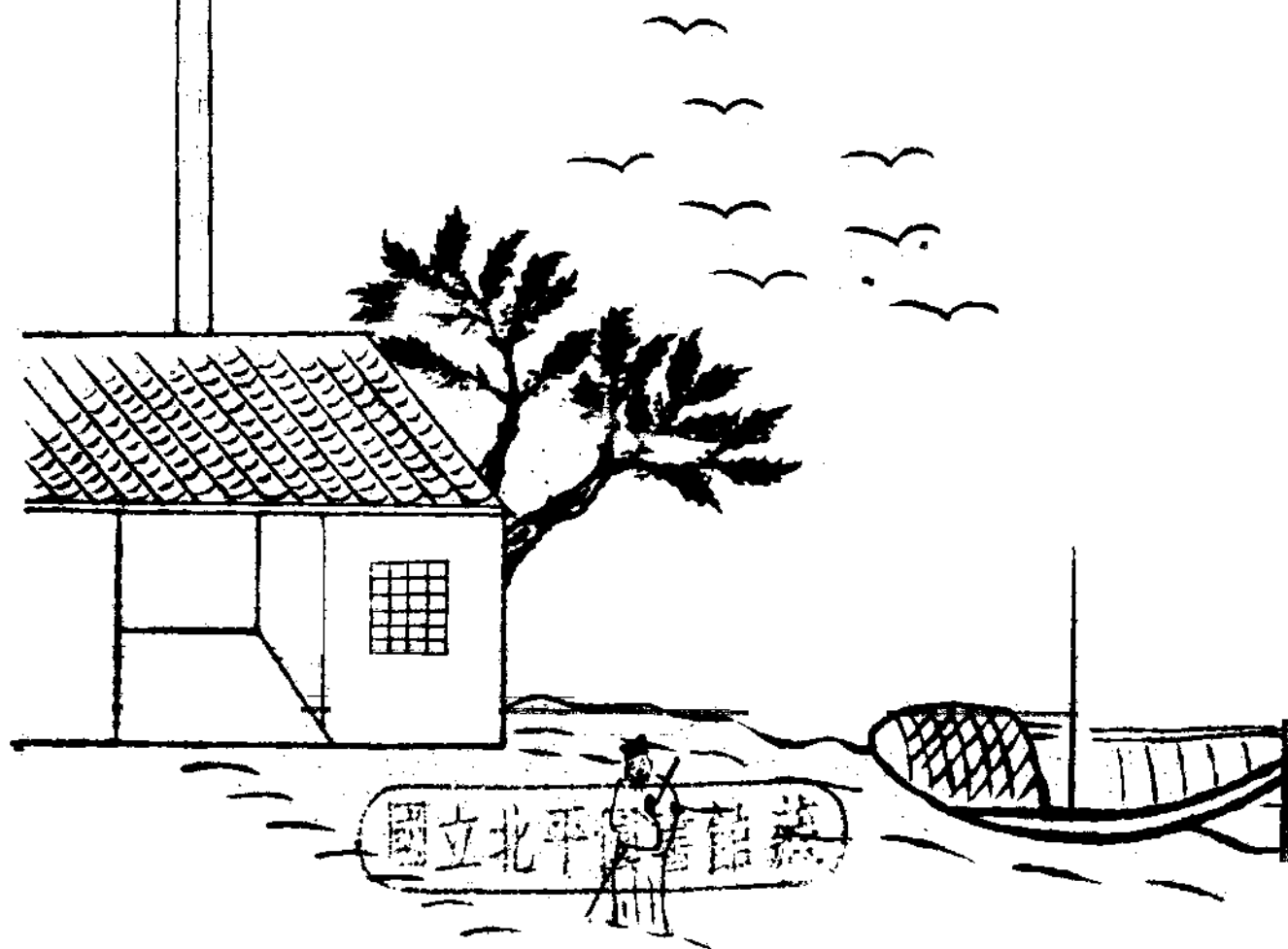
開封教育

卷一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號

第一卷第六期



孔聖事蹟之要領

編者——楊復禮

孔子年譜稿業於聖誕節出版

僅剩二百餘部，購者從速。定價六角。

……本書內容……

本書資料，多採自論語，左傳，史記，禮記，孟子等書，正文引用，亦多擇取此數籍為重要，以其近古屬真較為可信耳。內採家語亦不少，但多係已載經傳，而演義其辭者。餘以崔述之洙

泗考信錄，鄭曉如編之闕里述聞，胡仔及狄子奇編之孔子編年，江水之鄉黨圖考，錢穆之先秦諸子繫年考辨，以及先秦各子書，與闕里志，闕里文獻考等書，均作為參證。內容力求表現孔子之個性，為人，及其思想源流，與時代背景。事事本經，字字據傳，採擇審慎，下筆謹嚴，不失真，不誣孔，不阿好，不附會，所謂「畫我像我」將其真面目完全描出，俾大眾明瞭先聖之真相，解其學術之擁派，是為本書內容之要旨也。

……本書特點……

作孔子年譜實等於考古學，以其千載聚訟不決之問題過多，辨論紛紛，莫衷一是，欲考其詳，恆費數十萬言，尚不能得其崖略。作者絞盡腦汁，考證浩瀚，而讀者愈感頭昏目眩，是考辨雖繁瑣而仍不得結果之故也。本書為便於供普通一般大眾之讀物，故考辨異同真偽之語較少，力求簡明，淺顯翔實，以其非為供研究專門學術者用也。簡要翔實，不覺乾燥，是乃本書之特點焉。

【注意】外埠函購，可直寄開封徐府街新民會交「開封教育」月刊編者，便立刻寄上。

開封教育月刊第六期（九月號）目錄

卷頭語 自肅與節約

編者

（一）論壇

- 一，處理特殊兒童的一個實例
- 二，廢止兒童體罰的研究
- 三，新教育的回顧與前瞻
- 四，教師與兒童
- 五，教育人員今後應負之使命
- 六，興亞運動與教育前途
- 七，論教師當備之品德
- 八，救濟孤貧兒童之必要
- 九，興亞運動與新民教育

目錄

侯文運

市立一小
教員 顧傳瀾

王雅筠

恕

鄒榮生

國君

趙秉初

宇萍

市立五小
教員 尙淑芝

一

十，體育常識（續）

十一，教師應有之涵養

（二）傳記

孔子年譜稿

（三）文藝

一，談談紅樓夢之描寫與結構（文藝論評）

二，荒年（創作）

三，主婦之心（創作）

四，淒愴之夢

五，龍亭記遊

編後語

侯文運

中平長松

楊復禮

素青

袁松麟

素青

知零

袁之頌

編者

卷 頭 語

自 肅 與 節 約

編 者

曾文正公曾說過：「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無論什麼事，只要執政當局一倡導，在下民衆就要雷厲風行，這執政一二人的一言一動，就有移風易俗之力。近來「自肅運動」之風氣，甚囂塵上，這個響的原動力，就由於新民會中央總會的倡導。所謂「自肅」，就是要把自己身心上的污點肅清了，質言之，就是要自己檢點自己，看看有毛病沒有？所謂「節約」，就是要物質節儉，不要浪費奢華。這兩項雖是關於個人修身方面的事，而於整個社會國家關係很大。因為在此世界大戰體制下，各個人的自肅節約與否？確可把握國家的興亡，與民族的盛衰。

自肅與節約，這個運動的推展，教育界人要負一大部份責任，因為這是屬乎社會教育的範圍。當教員的，爲人師表，當不敢胡作亂爲，於「自肅」一項，自能作則。本身就很清苦，收入有限，想浪費也辦不到，於「節約」一項，當夠模範。那麼，自肅與節約，在教員本身最易實施。不過我們的目的，是要以身作則的教員們去宣傳

社會人都要自肅，都要節約。我們宣傳的要綱是：

(一)生活規律化——浪漫派人的生活，向來是不講規律的：白天提着鳥籠子，滿街上溜，夜裏打牌，吸鴉片，下兩點鐘才睡，十二點半才起，蓬鬆着頭髮，歪戴着帽子，走起路來東搖西擺；整日醉生夢死，苟延鬼混，這種生活，簡直等於慢性的自殺。怎樣才算規律化？必先振作精神：「精神」是人身最純潔寶貴的心靈主宰。振作精神，就是要把我們的精氣神鼓舞起來，興奮起來，不萎靡，不消極，作事肯努力，有熱心，不因循，不敷衍，這樣就漸能趨向於規律之途。每天的起居注都有固定不變；凡事能律已，克己，自制，自強，不作酒食徵逐的交際，不學惰人的起居動作，能如此就算規律化。

(二)生活樸素化——儉為美德，這是中國的一句古訓；不過現在社會一般人的眼光，都變成綢緞眼，你穿的不好，別人就瞧不起你，自己惟恐被人輕視，於是明知自己的收入，不如一個洋車夫，而外表裝束上，還不敢和洋車夫一樣，因為那樣覺着臉上掛火，恐人見笑。本來是窮，外面却不敢露出狼狽樣兒來，無論取借典當，在夏季總得來個綢子大褂，到冬天總得來身大衣，明知一件大衣，一個月的薪水不夠，還強巴結着購置，為什麼？為的是遮掩社會人的綢緞眼，不如此，公事飯恐怕吃不長。我以為要想節約

，首重樸素，這種虛榮心理，首應打破。收入既微，就得量入爲出，不要勉強講雅觀，尙漂亮，物價既昂，就得儉約少買，不可勉強趕時髦，羨摩登，因爲在此米珠薪桂的經濟狀態下，學摩登是學不起啊！

(三)生活吃苦化——處此人類遭大劫的時代中，世界上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民，每天在過着地獄生活，在剛脫離戰線的人，萬不可瘡痍忘疼，肆意奢侈享樂起來。我們要保持堅忍卓絕吃苦耐勞的精神。個人經濟困難的，固要吃苦，即便敷裕的，也要念念朱子說的：「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這句格言。因爲世界大多數人都在水深火熱中受煎熬，我們不應獨自享樂。但這種吃苦精神，不是冒然就能養成的，得需要平素的鍛鍊。大概越遇艱難困苦的環境，越能磨鍊出吃苦精神來，凡是偉大人物，都是由拂逆境遇裏掙扎出來的，所以孟子說：「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這種精神的養成，需要從日常生活上去鍛鍊，所以我提倡「生活吃苦化」。

以上舉出我們教育界人應負責宣傳的三項要綱，我認爲這三項都是「自肅與節約」的不二法門，希望教界人士，鼓起勇力來倡導這種風氣，勸化社會上墮落青年能知自肅，

富商闊官能知節約，使「朱門酒肉臭路有餓死骨」的現象，不再存於今之世。

論 壇

處理特殊兒童的一個實例

蔡文蓮

教學的歷程中，曾經發生過這樣一件事：

×年級一個學生，剛買了一盒五色鉛筆，預備明天圖畫堂用的，不料，到上圖畫的那一堂，鉛筆不見了，心中十分的苦惱；下課後學生又敏，絞着了眉頭，皺着了小嘴，跑到我的休息室報告顏色失蹤的經過；「老師！買鉛筆的錢是我每天早點省下的錢買的，媽媽不給錢，我的五色鉛筆丟了，這期再沒錢購買使用了。」說着眼淚湧泉似的滴下。

「不要哭吧，我問你，鉛筆從那家商店買的？費用了多少錢？」

「我從科學儀器館買的，用了三毛四分錢。」

「好！我知道了，你回去上課吧！我給你說：你到課堂裏不要亂嚷，沉靜些，我給你找好了，找到送交給你；現在如果你須用時，我的你先用去。」

老師！現在不用，我上課時，看見劉××桌子放着的

五色鉛筆，像我的！」

「好！上課吧！我給你找，同樣的東西多看呢？不一定是你的，好好的安心上課，勿嚷，東西自然會尋着的，你再回家找找，看忘家沒存？」

「……摩……」

「嘿！賴人，劉××剛從街上買來的，要說是他的，劉××誰不知他的學問品性在全班是第一，先生也常誇獎，現在硬賴人家是賊，偷他的鉛筆，真屈枉人。」從窗外透過來這樣的評論。

心中有點揣測，無頭緒的盜案，真叫人搔頭啊！

課外活動的鈴聲響了，照例的去課堂看一遍，查右學生們是否很安穩有秩序的用功；剛出課堂門，劉××從外回來，問他去作什麼，他的回答，去便所了。於是我向他說：

「劉××！我插你幫我抄寫本級級刊，現在你可去我

的休息室，疑罷了！你抄完了文章，我這給你說很好聽的故事。可以嗎？」「可以！老師得給說故事。」他收拾了書包，很高興的跑到我的休息室。

我們一面工作，一面談話，但是談話並不妨礙工作的進行。

「劉××！美國第一任大總統，你知道他的名字嗎？」

「知道，是華盛頓。」

「你答對了，他在幼年的時候，有一段故事，在我們國語第六冊上記載這段故事很詳細。」

「是不是，砍櫻桃樹的那段故事，我知道，我可喜歡那篇故事，」沒等我說完，他強着插嘴的說。

「是的，你看了這段故事，有何感想呢？華盛頓如此作事，對不對？華盛頓究竟好不好呢？」

「好！他砍了櫻桃樹，知道作錯了事，很誠懇的告訴給他的父親知道。」

「對啦，一個偉人的成功，作事非誠實不可，華盛頓以後那歷榮任了美國總統，就是他誠實的結果；誠實才能作大事呢！現在咱們班裏發生一件事，你知道不知道？」

「什麼事？」

「賀××的五色鉛筆丟了。」

「這事我還不知道，昨天因為今天需用，我也買了同他一樣的鉛筆。」

「你從什麼地方買的？賤嗎？多少錢？」

「不貴！五毛錢。大華書局買的。」

「唉！還不貴呢！賀××在科學儀器館買的，合三毛四分錢，你怎麼也不去那地方買呢？」

「……」

「我不知道。……」回答話有點不自然子，臉色有點微紅。

「真不知道麼？怎麼賀××說你的鉛筆，像他的呢？」

「老師！一樣的東西多着呢？」

「是的，東西一樣，怎麼價錢不一樣呢？」

「我也不知道？……」

「我向來不是誇獎你是個好學生嗎？你是不是借他的，還未還他？」

「不！……」

「你能誠實的告我我知道，你才有華盛頓的真精神呢？你後來一定能成為中國的偉人。」

「……」

「假若誠實的告訴我，我更喜歡你了，勇於改過的人，我不但不罰他，並且我還說他是個好學生。」

「……」他哭了。

「不要哭，有什麼話，盡管說，我一定愛護你。」

「老師！我不是故意要作錯事，因為我的母親是繼母，我每向她要錢買東西，她就打我，罵我，不肯買，到了學校，上課時老師屢說我不守校規，不買課業用品，這次老師又讓我買，我不敢給繼母說，但是又怕老師訓斥，萬不得已，我才拿賀××的鉛筆，放到我的桌上陪用。」

「很好。能誠實的告訴我，原來是受了兩樣的逼迫，才如此的舉動，無怪他是錯了路。」

「老師！請不要再告別人說！」

「知道！天已經不早了，你回家去吧！星期日開家長懇談會，請你父親，務必讓他來出席，有很多的事學校請他辦。」

「老師！這事是不是告我父親知道？」

「不是！開會的事，討論案件，你放心，我絕對愛護你的。」

他很恭敬的鞠了一個躬，回家去了。

第二天的早晨，我上修身課的時候，我向大家說：

「諸位小朋友！你們說誠實的人好呢？不誠實的好？」

「誠實好。」

「我們一個人要有過錯，應當掩飾嗎？」

「不應當。」

「前天我在早會上講過一個信條：『我不掩飾自己的

過失。』大家還記得嗎？人非聖賢，孰能無錯，知過認過，有過無憚改，還記得嗎？」

「記得！」一個學生回答着說。

「昨天賀××所丟的鉛筆，劉××很有勇氣的承認了，你們說這樣精神可佩服嗎？」

「可佩服！」

「劉××暗拿東西，不是故意的，只因繼母不給錢買，學校老師逼着他買，他是無奈了，才如此，大家想，可憐不可憐！」

「可憐！」

「我們對於可憐人，那麼應當如何呢？」

「要互助。」

「是的，那真好呢？這才是同學相親相愛的真精神呢？」由此說了以後，並沒有對劉同學輕視的或譏笑的態度。

星期日的下午劉××的父親來校開會了，首先即問

我：

「劉××在校守規距嗎？怎麼樣？」

「很好，很用功，可是昨日發生一件意外之事，的確不怨他，就是他拿了人家的五色鉛筆陪用。」

「嘿！太可惡了，怎麼會做出這事，我在家管的很嚴

「這不怨他，家裏限的嚴，最容易逼他走邪路，小孩向母親要錢時，如果不給，他不是很難受嗎？又加學校用品必須要買，無怪如此，大概他母親怕他濫用金錢。如果家中怕小孩把錢濫用，可以把錢交到本校會計課存着，可以請級任先生開條領取，是最好的辦法了，你意爲如何？」

廢止兒童體罰的研究

我們是研究兒童問題的人，對於兒童之幸福，我們極應竭力的去推動，然而兒童問題，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簡單，也不是憑着撫養的經驗而能隨便應付的，除掉兒童本身的生理，和心理方面可以發生問題外，社會、學校、家庭之背景都是影響兒童生活的要素。所以解決兒童問題，必須經過科學的研究，然後才能應用到教養上去。現在我要討論一個很重要的兒童問題，題目，就是「廢止兒童體罰的研究」，我們中國人有句俗話說：「棒頭底下出孝子」，似乎兒童非打是不會好的，這種見解根據兩種錯誤的觀念，第一種錯誤觀念就是說兒童總是壞的，做父母的做教師的總是好的，第二種錯誤觀念就是因兒童沒有獨立的大格，做父母做教師的都可以自由處置，叫兒童這樣就是這樣，叫兒童那樣就是那樣，不許兒童有反抗的表示，這兩種觀念根本是錯誤的，我想着在家庭裏做父母的與小孩子發生了問題，十之八九小孩總是對的，錯的就是父母，在學校

「好！我現在存校中拾元，可以零用了吧？」
「可以！」開過會後，劉××父親領着劉××很高興的走了。
(完)

廿九年九月一日寫於秋中

市立第一小學校教員 顧傳瀛

也是如此，教師錯的時候多，小孩子錯的時候少，我敢說應當打的應當罰的，不一定是兒童，而却是做父母的做教師的，如果不信，讓我詳細解釋一下：

平常打罰兒童的原因，就是要兒童學好，這種用雖然很對，但是實際上常常打錯罰錯。譬如：小孩子有一天放學回家，和同學們經過一所果園，樹上結着很好很大的果子，就一同學跳牆偷吃，被園丁看見了，就拚命的追趕，這個小孩子因爲沒有進去偷，無逃避之必要，所以園丁反把他抓住，送到他的家裏，他的父親就不問情由，一頓惡打。這種打法豈不就冤枉了嗎？即使這兒童曾參加偷果，做父母的也要問問爲什麼要偷吃果子，平時有沒有買過給他吃，倘使沒有，那末也情有可原。像這一類不研究事實，不考慮過失的原因，而兒童被打的，實在冤枉，所以這種過失是父母所促成的，也就是父母的過失，做父母的應該被打，像這種情形，在家裏是常常看見的，在學校裏又何

獨不然。又如在校裏，有一個學生，他沒有把預定的功課做好，繳給他的老師，而他的老師就把他打了一頓，諸位想想，這個老師是一個好老師嗎？這教師是應當這樣做的嗎？他有沒有考查過，他所預定給學生做的功課是不是太多？他有沒有考查過，他的學生有沒有做其他的功課？實際上他的學生放學到了家裏要作筆記，要讀國語，要做日記，寫大字，小字，還要算算術，兒童的精力有限，在家的時間很短；而做教師的毫不替學生着想，也毫不替學生體恤，一味意氣用事，以為學生不聽他指定的功課就是不聽地的話，就是違背他的命令，就是不用功，就應該打，諸位想想這個教師應該打學生嗎？自己不應當受罰受打嗎？在我國教師犯這種罪惡的，更不知有多少呢？

由於以上的原由看來，我們實在不應當打，應當打的就是做父母做教師的。

現在我們要研究打兒童有甚麼好的結果呢？打了他他就會好了嗎？就會改過了嗎？我想是不會好的，而打的結果却是非常之壞，大概可分做四種來說：

第一種：打的結果就是損傷身體，因為兒童是弱小的，成人是強暴的，弱小而遇強暴，失去他抵抗的能力，強暴看見弱小，容易顯露他的凶暴，這是普通的心理。況且有的時候，成人在發怒時就打，不發怒就不打，可是大怒之下，他的力氣更大，打起來格外來得重，弱小的兒童有

時會被凶暴的父母老師打的頭破血流，真是有冤無處訴，心裏非常悲痛。

第二種：打的結果就是刺激兒童的神經，我們想兒童的神經是弱小的，如果過分的驚嚇打他，他的神經就會錯亂，所以千萬不要隨便發怒，隨便的打。

第三種打的結果，就是毀滅兒童的志氣，凡是兒童都有自尊心自信心，有了自尊心，才不致於做壞事，有了自信心，才能夠向上，打足以剝削兒童的自信心，毀滅兒童的自信心，所以要培養兒童的人格，打罰不可隨便使用。

第四種打的結果，是損傷感情，平時家裏父母偶而施用打罰小孩子對父母感情不致損傷，倘若常常打，那麼父母子女間的感情就要損傷，感情一傷，各種問題就隨之而生；在校裏，教師絕不宜打學生，師生間的感情沒有父母子女間的感情來得深，學生一經被教師打罰，師生間感情立刻就受損傷，而學生對於教師的信賴也無形消滅，信仰一失，教養就困難了。

依據以上的結論，我們可以絕對的說：「體罰」是根本應當廢除的，做父母的有時候，因為自己缺少教導的能力，除打之外別無其他辦法，我們對於這種父母尚可原諒，但是做教師的似都受過相當教育，應當知道怎樣教導兒童，那種野蠻的打罰，做教師的絕對不應使用，我們也絕不原諒他們。

現在談幾條教導兒童的原則詳述於後：

「打」在學校或家庭裏應當絕對禁止，做父母做教師的只要用訓戒的方法就夠了，施用訓戒要注意下面的步驟：

- 第一：用友誼式的勸導——用「因勢利導」的方法勸導兒童，使其從善改過；或用「指桑罵槐」的方法使兒童愧悔。
- 第二：用命令式的警告——用個別談話來開導兒童。

新教育的回顧與前瞻

愁雲慘霧彌漫了整個的中國，全國的人民都陷于水深火熱的陷阱中，受盡那顛沛流離的痛苦共黨的蹂躪，政府的壓迫，使數年來的中國人民，飽嘗了慘痛的滋味。

現在愁雲散盡了！戰氣消滅了，全國的人民已脫離了苦海而重登了快樂的國土，重享這安樂的生活，整個的中國，復變成明朗的天地，這完全是我們友邦的賜予啊！

我們既經過了這個大劫，受過了過去政府的遺累，那麼在這新國家建設之時，就不能不特別注意，以使新國家的建設完美，而為人民謀福利。教育是立國之本，我們既欲使我們國家基礎穩固，那麼對於教育事業的推進，乃是我們新中國目前最迫切的急務。

教育是國家的基礎，無論在甚麼形勢的國家裏，人民

第三：用名譽懲戒——當衆宣佈兒童犯過的事實，加以批評責難但須委婉其辭，以保兒童的顏面，以便其自新。

第四：令與羣童隔離。

第五：罰分當作與不當做的事。

總之；用軟的方法使兒童改過，是上策，軟硬兼施，使兒童精神上知道痛苦是中策，純用硬罰的方法是下策，打是野蠻的卑劣手段，是下等的下下策。

王 雅 筠

與執政人，均須受相當的教育。國家的盛衰，即視其人民知識程度的高低，個人對社會環境的能否妥善適應，及其個人一生事業的能否發展，亦視其受教育程度的深淺。由此可知，教育與個人與國家的關係都是非常密切的；所以要想使國家興旺，必須借教育的力量，先使國民都能得到完滿的身心發展，和健全的生活能力，但是要想達到這個目的，必先定出教育目標，然後方能負教育使命的人，依照一定的方式，往前進行，教育事業方能逐漸進展，不至誤入歧途。

在事變前統治下的教育，完全偏重于吸收西洋文化，而把我們東方固有文化，整個廢棄，把數千年所遺留下的固有美德完全推翻，並且只注重于研究高尙的理論，不重

實際的運用，把許多純潔的國民，都造成爲思想謬誤，行爲惡劣，囂張，浮燥的不良份子，以致內政紊亂，社會上呈現了不安的狀態。我們既發覺了已往的錯誤，那末在這新秩序建設之時，便應當重新樹立一個新的教育，來改善已往的弊病，來奠定新國家的基礎。

一國的教育，應當和國家新政體相符合，以適合時代的需要，在復興亞運的時期中，我們既應該把中國造成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那末今後就應該推行新民主主義的教育，其主要之目的，在發揚東方之固有文化，恢復固有道

教師與兒童

「教師即學校」，這句話的至理，我益加信任了。教師所感到的煩惱和困難，大部分由於他對兒童缺乏了解而來。我們常想把每個兒童置於同一的規範之下，而忘却了一級的孩子們是來自好幾十個家庭，和許多生活習慣相異的地域。

在事業上，社交上，要進行順利，就必得有細的和體的顧念到對方的情緒，從他人的立場去觀察事物。這些對於我們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做教師的竟很少把這個原則應用到教學上。爲了教師有管束兒童的權力，兒童受了教師的管理，有許多便起了「先生即仇敵」的觀念。因爲先生常譴刺他們，並且不常給與他們以發表意見的機，所

德，以闡明王道理想，注重實業教育，以造成優良的實業人才，所以今後的教育，應以新民主主義爲目標，本着新民主主義的道義精神來邁進我們的教育事業，尤其是負着基本教育專責的小學教師更應本着新民主主義的教育目標，來訓導我們國家未來的主人翁，使其明白國家的現勢，與自身對國家應負之責任，以煥發我們的民族精神，知道友鄰關係的密切，以便東亞民族互相提携，完成我們的興亞大業，所以，小學教育事業的神聖是不容我們忽視的。

(完)

想

以才有這種誤會。而在教室裏絕不可充滿着「你不應該」的氛圍，須懷有溫和慈愛的精神，使任何學生得到公平的機遇。假使我們能有這樣的修養，那末在事業上，我們一定能獲得快樂與成就。再就品性方面而論，當學生們的意見，一旦得到教師重視的時候，他們便會更加尊敬師長，更易服從校規了。領導兒童從快樂的境地裏去探求真理，供給他們最高尚的材料，再指示兒童能夠把握住比較遠大的人生思想，這才是教學。誰能這樣誠懇地坦白地去努力，他便是世界上的「權威者」。有時在我們的意識中，以爲要企圖兒童學校作業愉快就是力求其簡單化，這是一種錯誤。在適當的指導下，兒童們最大的快樂，乃從解決困難作

業中得來，問題的困難愈甚，所得的快樂也愈多，即當他們解決了難題以後，更不要忘記，課業做得很好的兒童要給與贊美的言語，切不可使批評超過鼓勵。

我們不應忽略了兒童的個性，每個兒童的學習，教訓，指導和激勵都須按着不同的個性而施教，沒有兩個兒童確切相像，毫無差異的。

教學上高深的技巧，即在教課也適合每個兒童個性，在指導作業方面，要使優秀兒童不被疏忽，並且能利用他們的餘力去協助能力較弱的兒童，我們應當明白兒童在知識上，技巧上，能力上最需要的而我們也必得注意的是什麼？我們更要知道怎樣去感動他的心志，怎樣去激起他們的熱心和怎樣去堅定他們的志願。為笨的學生，退步的學

教育人員今後應負之使命

鄒榮生

教育為立國之本，人民乃建國之基，一個人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則不能成一個優秀的國民，一個國家沒有實施良好的教育，則不能成一個強勝的國家，故國家之興衰，賴乎教育。

凡一國之建立，有一國之國基在焉，社狀，民間風俗，各有特性，教育之實施，據國家固有之文化道德，發揚光大，適合社會環境，順應世界潮流，日新又新之謂也，回憶民國成立三十餘年，教育設施，其堪數計，然所

生，和身體上有缺陷的學生，是應受我們急切注意的。教師每易將聰明的學生歸功自己，而將遲鈍的學生，歸咎於家庭或任教師，這實是不公平的。特別教師的好壞，就在遲鈍學生身上才可看出，如果教師能使遲鈍的學生，向成功之途前進，聰明的學生也自然會受到很好的注意，但是翻過來說，便不可靠了。教師不應把「自然之力」歸功自己，聰慧的學生是先大造孽的，遲鈍的學生，方是教師應多注意的和職責所在的。我們常會花我們的精力在對我們教育反應最快的學生，而遺棄了少數笨能的兒童，兒童作業不應僅使食得一百分就算完事，要能表示出和先天賦有良好知識者一樣地異常勤奮和努力。

施之教育，一意模仿西洋，效法歐美，而我國數千年之固有道德，東方文化，三綱五常，四維八德，悉數推翻，提倡物質競爭，灌輸排日思想，聯合共產，擾亂和平，十數年來，我國一個個純潔無瑕的少年，受這偏僻荒謬之教育薰陶以後，充滿着虛偽，爭權奪利，無父無君之心理，致釀成中日變事，同種相殘，兄弟鬩牆，殊堪痛

心。
幸新政府蒙友邦之協助，三歷春秋，正在積極建設新

序，共謀東亞和平，知教育為當務之急，便在各地成立學校，並追溯已往教育之錯誤，瞻念未來之前途，惟恐覆轍重軌，首先恢復固有道德，發揚東方文化，遵古名訓，三綱九目，來統一全國人民之思想，而定親仁睦鄰之教育方針，頒佈六大原則，凡我教界同仁，教導一般兒童，應依據新民教育，使其改頭換面，洗心易慮，剷除舊日不良思想，及學不敷用，用不合時之弊，更應使：

興亞運動及教育前途

興亞運動這個題目，我們首先要知道，現在的局面，是東亞民族演進歷史上，文化發揚的過程中，一個劃一新階段的途徑，我們站在這個轉變的階段上，應當如何的去認識牠，去理解牠，關於這一點，在我們每一個人的意識上，所必具有的一種信念，現在把這個題目分為二方面敘述如下：

(一) 興亞運動的意義：

我們顧名思義可以知道，「興亞運動」是復興東亞的一種社會運動。包含東亞政治上，文化上，經濟上以及其他社會思潮上種種事態，在此我們更進一步的去研究，去討論，我們為什麼要把這種人類演進的動態，提出來作一種民族的社會運動，這無疑的是在過去亞洲民族結合的連繫上，受到了歐美猶太勢力的摧殘。國家生存的意義上，感

論壇

1. 有健全的身體
2. 有正確的思想
3. 有堅忍的態度
4. 有奉公滅私的精神

以達中日永久提携，東亞和平，而成明朝化王道化，此教育人員應負之使命，不可稍緩者也，余學識淺薄，管窺之見，尚希閱者指教。

國 君

到莫大的脅迫，所以在主權獨立經濟自主的國家本位，完全喪失，幾全變為猶太勢力的附屬品，東亞舊有的秩序完全破壞。在東亞有優越地位的友邦日本，看到這樣的延長下去，我們整個的東亞民族，得要回歸於盡，所以不忍坐視我們同文同種的黃色人種永遠在猶太勢力的壓榨之下，那麼才興起義師，對於久在猶太勢力下的病狂之徒，給他一種徹底的殺滅。七七事變的發生，就是日本來負起復興東亞的責任，而作神聖的戰爭，開始去建設東亞的新秩序，所以才提出「興亞運動」的口號，予東亞民族一種新的啓示，結合東亞同文同種日滿華三國站在聯合的體系上，完成復興東亞偉大的使命。

(二) 興亞運動的勃起與中國教育的前途：

我們知道興亞運動是處于這樣重大意義而產生的一種

社會運動 同時我們更要知道，牠是一種適應時代和環境的產物，在現在兵亂災禍之後，所有友邦皇軍占領的區域，一切都表顯著明朗化，興亞運動亦隨新政府的推進而擴大，這不僅是對於新中國政治方面有重大的意義，而對於我們新興教育的前途，更有偉大的價值。在中國過去所實行的教育政策，完全是抄襲西洋歐美的邪僻學說，灌輸一種麻醉的教育思想，才造成過去教育心理的錯誤，讓成今日空虛浩劫。自從興亞運動勃起以後，所提出建設東亞新

論教師當備之諸德

趙秉初

教師當備之諸德，以誠實，親愛，公平，忍耐，決斷等為最要。親愛之心，為使學者悅服，學者悅服，然後惟我是從，而一切為師之職可見實行，實諸德中之最要者也，但親愛太過，易受狎侮，是亦不可不防耳。

學生最信師言，師言萬不得有一毫虛妄，使我言虛，而學者信我，是學者以君子待我，而我以小人自待也。況兒童亦未必長此易欺，久之自能會悟，會悟之後，賢者將鄙我，而不肖者且將學我，貽害真無窮矣。出言必信，萬事皆然，而人尤易犯者莫如違約延期一事，故教師設與學者有約，無論事之巨細，當如約實行，非然者，他日習慣自然，勢必視天下事盡如兒戲也。

救濟孤貧兒童之必要

宇萍

秩序的口號，便給與我們一種新教育的目標，養成一種維持正義的教育心理。我們在這樣思想動蕩的過程中，能夠得到這樣意義正大的復興運動，從此我們思想方面得到正確的指示，確立了正大教育的中心信仰，使我們國民的精神上，亦有正當的目標。但是我們急切實的去認識這種運動，同時誠懇的接受這明朗化教育的薰陶，如此新中國的前途，才有真正復興的希望。

公平二字，尤教師所不可頃刻忘者，賞罰稍偏，物議隨騰，他事即不可為矣，而管理女生，尤當平心，使袒護所愛，而苛待其餘，尙成何體統乎？

一校學生，長幼賢愚不同，幼而愚者，自不能如他人之敏捷，即反覆教誨之勞，亦教師所不得辭，此忍耐之所以可貴也，若學者稍鈍，即不屑教誨，或誨焉而易倦，亦何難有師乎？

教師當慎言而敏事，未言之先，不妨三思，既言之後，即貴力行，若反覆無恒，優柔不斷，則必滋學者之感，而開其疑我之漸，故諸德之中以斷行終焉。

在這初由魔折中掙扎出來的中國人民，受盡了共黨軍閥的蹂躪，嘗盡了剝削壓迫的慘痛滋味，在脫離苦海重睹天日之時，無不企望着能有一個完善的政府與強盛的國家，以為全國人民的安全保障，使全國人民，不致再受顛沛流離的痛苦，而能求享自由安樂的幸福。

現在，目的達到了，企望也實現了，完善的政府借友隣的輔助，已將我們已往的黑暗地獄，改造成了快樂的天堂，但這只是現在暫時的，而不能保持永久，所以為使我們的幸福保持永久，為使以後的同胞不再受我們所受過的苦痛，而使國家的基礎永固，那麼，治本的方法，就不能不注意到國家的基本人物（兒童）的訓導，培養，同時兒童的環境不同，如幸福的兒童已由其父兄負起了訓導的責任，但另外還有一部分沒有榜樣，無人訓導，無人顧及的兒童，是必須要國家社會，特別注意的啊！

我們都知道人類在幼稚時期，是沒有生活能力的，必須賴父母的撫育方能逐漸成人，在這兒童時期中，如果離開了自己的父母和家庭，必至顛沛流離，無計生存，由此可知，家庭與個人的關係，是如何的密切，所以能夠得到一個良好家庭的兒童，精神和物質方面，都可以得到很大的安慰，不致因家庭環境，影響到自己的前途，這是多麼的幸福！

但是在中國這種國困民貧的狀況之下，大多數的家庭，都為生計所累，加以愚夫愚婦知識淺薄，對於自己子女的教育和健康，毫不精心，以致現在的社會上，到處都可以見到身體衰弱，精神萎靡，衣食欠缺的（貧苦）兒童，欲受教育而不能，欲求知識而不得，把幼年最寶貴的光陰，白白的虛渡過去，這是多麼可惜的事！

此外更有許多幼失怙恃，孤苦無依的孤兒，既不能得到物質的享受，更得不到精神的安慰，孤然一身，隨處飄蕩，如和優良環境的兒童比較起來，實有天壤之別。一方是有可愛的家庭和學校，在校裏有老師的教導，和同學的琢磨，回家又可受到父母慈祥的撫慰和訓教，一方是既不能在慈母懷抱裏享受些天倫樂趣，又不能到學校去求知識，只有飢寒是他們長久的伴侶，這是多麼可慘的事！

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這句話是社會上一般人所共認的，要想使一個國家強盛，必須先注意到全國每個兒童身體的鍛鍊和知識的薰陶，使每個兒童都得到健全的身心發育，成為完善優良的國民。

同時社會的秩序安定與否？亦看社會上一般人知識程度的高低，若孤貧兒童失教者過多，則對於將來的社會秩序定有妨礙！

所以，一方面為着國家將來的盛衰，他方面為着將來

社會秩序的安定，同時更爲着不忍這些兒童遭此摧滅，所以必須設法使他們脫離了愁苦環境，而另走進優良環境裏

，受相當的教育，以企達到使每個兒童都成爲健全的國民，則社會不安定而自安定，國家不強而自強了！

興亞運動與新民教育

市立五小教員 尙淑芝

興亞運動，乃是復興東亞各民族，均能獲得獨立自由，解放國際間的一切不平等的聯合運動。新民教育者何？即以新民主主義爲教育方針，使青年漸有奮發警惕精神，確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再能明明德，使人民達於至善之境。考諸史籍，亞洲乃是世界文化發達最早的發源地，亞洲是亞人的亞洲，非歐洲諸列強之亞洲，而歐美英法諸列強，竟逞私心從己欲，在亞洲割土地開商埠，開租界，百般侵掠，如入無人之境，而東亞民族，飽受鷹隼虎視之辱。西洋文化既乘虛而入，英帝國主義者，爲西歐最富侵略性之國家，世界各國均有其殖民地，經濟侵掠，市場爭奪，亞洲大陸淪爲逐鹿之場，爭奇鬥決，無不窮其險策，東亞危亡，朝不慮夕，幸有先進國家，東隣友邦日本，興師救濟，伸出和平親善之手與我們相握。更乞中日

滿彼此提携互助，團結起來，而逐走虎視東亞安定的英吉利侵略者。這樣東亞人民才能生存。中日滿之國家關係，猶如雪亡齒寒休戚相關，吾輩青年，何不乘此明朝東亞更生中國之際，而與友邦日本携手，剷除歐洲侵略國家，拔除禍根之草，使其不能蔓延，而東亞新秩序才能奠定。此爲亞洲民族共同之任務，更須有同舟共濟之團結精神，努力邁進，亞洲始能復興。要想東亞復興，非普及教育不可，教育爲國家之基礎，促進國家發展的唯一原動力。欲謀教育進展，文化發達，非依新民主主義爲教育方針不爲功。凡國家之盛衰，要視其教育方針之是否完善，苟能以新民教育爲方針，身修，家齊，國治，而亞洲復興矣。

教師應以身作則啟發兒童

教師王九鼎

一年之計樹穀，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吾儕爲教導兒童，常持溫和態度，去啓發他們，把自己所有的

學識，端正的品誼，平時實踐的，篤行的；一二都表現於几席，兒童奉爲圭臬，是即以身作則；視一般兒童，無

異親生子女，使他愛敬我，景仰我，絕不怨恨我，畏怕我，一任爛慢的天真，發展他的個性，增長他的本能，達到他自新前進的目的。譬如：兒童好像春園裏的樹木，在初生萌芽的時期，教師如整理園圃的園丁，這個時候，盼望萌芽的勃發，做園丁的，必勤勤懇懇，加意的愛護，施以灌溉，和培植，他一天一天的，就增長起來；他日爲拱把，爲連抱，備巨室棟梁之材，未始不於這萌芽之時，以植

體育常識

(續) (版權所有)

侯文運

第二節 體育的目的

所謂目的，就好比射箭的鵠，指示吾們前進的目標，領導一切的活動入其正軌；體育目的，即是合乎科學的正軌標準；再如大風吹起黃沙，使黃沙落無定向的目的地，即是無目的前進；體育無目的，胡亂授受，猶如大風吹沙，飄飄然沒有定向，這樣何異瞽者之目，聾者之耳呢？體育的目的，是依社會上的人，時，地，三方面時常變遷的，並非如數學上公式似的或定律似的；在二十年前，體育目的，專注意衛生並偏重體操運動，養成服從紀律的特點，完全未顧及身體的發育及學者的心理方面；現在對體育科學的目的，已少微認清一點了，明瞭體育目的是依社會人，時，地，而訂定的，並不是死板的東西；現在把這幾點分析下面，便於檢討：

其基；是即羅澤南先生所說的：「今日蒙士，他日聖賢。」就這兩句話看來，做教師的，亟要趁早把他引到光明路上，這就是古語云：「嬰兒出世，開口要吃好乳。」若然，青年的修養，全視教師的賢否，今我要以身作則，把五千年來，舊有的文化，夙夕所學的，爲兒童作嚮導，啓發兒童的自新前進啊！

壹：體育對於訓練體格的目的（指肉體來說）可分爲

二點：

1. 體育可以發達健全的體格，充其天賦之量，進可以應付不測；退可以避免各種缺點。

2. 體育可以強壯內臟各器官，使其功用旺盛，身體有餘剩的精力。

貳：體育對於發達機巧能力的目的，分列下面四點：

1. 體育有訓練管理身體的能力，俾得運用四肢，隨心所欲。

2. 體育可以培養天然活動的技能；如跑跳奔騰，攀高越障，游泳划船，角力騎射等，是等活動，可以用於不測之際。

3. 體育能養成五官的精確辨別力，如目測距離速度高低，時間等，有精確的判斷，喚起身體活潑的反應。

4. 體育有養成機警的反應，以防不測的危險，並能有表情達意的能力，如舞蹈等。

參：體育可以培養實用的知識與優良習慣的目的，可分下列兩點來說：

1. 體育能養成服從運動規則，及實習的方法等知識。

2. 體育可以養成個人體育衛生的優良習慣。

肆：體育的目的，可以陶冶良好的品格，現分三點來說：

1. 體育可以培養個人方面的良好品格；如勇敢，熱心，自制，進取，克己，決心，堅忍，自信力，鎮靜等。

2. 體育可以養成交際方面的品格，和團體關係的品格；如仁愛，不私，友善，信託，誠實，大方，正直，恭敬，思想周密，服務，寬宏，交

際才能等。

3. 體育能達到培養優良運動家的目的，如顧及敵隊的權利問題，抑制自己的粗暴情緒等。

伍：體育可以養成新習慣的目的，可分下面二點：

1. 體育能養成好公民的品格；如合作，自由，服從，忠信，樂觀等。

2. 體育可以養成正當消遣的好習慣，如假時不去賭場，茶肆，及影場酒館諸所，以上諸地方，既不能發達身體，淨消費精神，虛擲金錢，擾亂心緒，最不得當，應該假時赴公園散步或運動場所，作適當的運動，可以強健身體，增強健康的幸福。

以上所說體育的目的，可以說是觀人，時，地三方面來說的，不能依呆板的定律式的目的，來說說體育目的。體育活動依何項運動能達到現在的體育目的呢？根據近來體育專家的研究；而以球戲，及田徑賽，對於他的收效最大，器械體操，拳術跳舞等次之。

教員應有之涵養

七月十七日

中平次長於開封市暑期教員講習會席上講演

我是新民會省總會次長中平，諸位當炎熱如燒的時候，踴躍參加這個講習會，來研究各種事項，實在是辛苦，

同時實在也是一種很好的舉動。

利用這個機會，要我來作精神講話，原來我是一個無

學不才的人，也沒有可供獻于諸位的話，祇是我的年歲比諸位大，混世混的也很長，處世的經驗，也許比諸位多，因為這種關係，把我的經驗談說給各位聽，也許多少可供諸位的參考，也未可知。所以從現在我願把我的五十年間經驗說給各位聽：諸位聽後，倘認為有可取的，不妨做一參考。

一、忍耐

第一我想說的就是忍耐。我在年青的時候，時常拿忍耐這件事，當「處事之訓」，「座右之銘」，「忍能制百難」，這句話，也始終銘刻在心中；就是無論在那種難過的時候，或是碰到無論在多麼困難的時候，或在熱的時候，冷的時候，苦楚不能忍的時候，馬上就想起來這個忍字。或早私人家爭吵，鬧氣的時候，我也是馬上想起來這個忍字。可是這種忍耐事情，却非易事，「能忍者誰都能，不能忍而忍者就是忍」，能忍下去而忍下去這並不出奇，不能忍下去而忍下去，這却是不容易的。貴國古年的偉人有位韓信，在蘭封的北邊，在人家的跨下鑽過去，像那種氣度，自然忍耐乃會大，「被踏的草也開花。」忍耐時機，是必要的，決不可因一時賭氣，去解決事情，留下後悔不及的遺憾。

二、自己事自己做

這也是不忍耐辦不到的事情，固然自己的事自己做，

是理所當然，並不出奇的，可是一旦實行却非常不容易，現在拿一個最近的例比喻說：每一個人在自己家裏的日常行事，若養成事非仗人不可的習慣，結果連食飯恐怕也要像小孩一樣，非人喂不可的。這末一來，無論什麼事情，自一至十非假人手，就不過意的，這是一種最應當避的不好習慣。所以戒早晨起來，自己收拾被褥，衣服也自己整理，打掃屋子也自己做，非找人幫忙不可的事情，固然也找人幫忙，但是假使一個人能做到的事情，始終要養成自己一個人去做的習慣，自然以後求人幫忙就少了，同時還可省不少時間，這種習慣，漸漸會變做辦公時間重視責任的習慣，事務自然會敏捷，工作的成績也會進步，沒有這種習慣的人，一旦成一個人的時候，却會碰到非常的困難，要是自己什麼事都可做的人，絕不會感到一點困難。這種事發展起來，就是自立，不用旁人援助能成功的。再舉一個卑近的例：有一個人腰間帶着飯盒，因用手去拿吃太麻煩，所以他空着肚子挨餓，袖手在路上走，正好這個時候，從對面走來一個戴着帽子張着嘴的人，此時帶飯盒的人，認為那個人一定是肚子餓了，想叫那個人把自己腰帶的飯盒取下給他吃，同時分一半給那個人吃，把這種意思對那個人說了，不料想，那個人却回答：「我並不是因肚子餓而張嘴，帽子帶鬆了，拿手去緊，我覺得費事，頂到誰給我緊好，我才張嘴走。有這末一段話，事

情真得淺巧，懶惰人却碰懶惰人一塊，像這種人什麼事情也做不到的。

三、言行一致

自己說出來的事，必定要去實行，這件事雖然不像很難的，可是實行却很難，最好自己辦不到的事情不要說，免去空談不辦之譏，就是，自信力和有把握的事情，一旦說出來也要實行。言不顧行，事無計畫僅僅空談，絕對不能實行的。這樣一來，於友人間既失和好，於長官也不覺要丟掉信用。人家一定要譏嘲你是說大話，漸漸的在社會要失掉信用，自然不能立定在世間的。

四、早眠早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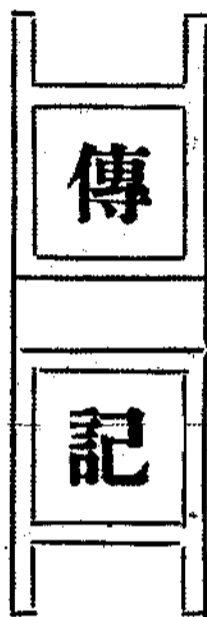
這件事勿論是從衛生上說，或是從精神上說，都是最必要的。清晨早點起來，精神一定舒快，自然於健康很好，貪睡晚起，不但於身體不好，就是精神也不會好的，一

定要過一天不舒服的生活。再是早睡早起有關係的，要能早點睡就能早點起，深更半夜不睡，自然也不能夠早起，「健全的精神宿於健全的身體」，我們不能不照這句話去實行。清晨很早起來，拿着爽快的精神去運動的人，他的精神自然會充實活潑。對於萬事在愉快裏可以處理，他的成績也會蒸蒸日上。

五、事物應嚴正規律

無論什麼事情，要能嚴守規矩，有條有序，防止紊亂，自然心也會集中的。對於事物不會起錯的。一旦諸事亂雜，勿論何事也不會就序的。

總而言之：今天不過講我日常實行的事情而已，各位倘認為有可取者，不妨實行看看，不我因為認做很對，所以五十年如一日的，不敢鬆懈，做到現在，幸希諸位採擇。今天蒙各位長時間熱心來聽，謝謝。



孔子年譜稿

(續)

楊復禮

四十六歲——魯定公三年（甲午）紀元前五〇七年

是年仲弓將往費爲季氏采邑之宰，故先問政於孔

子，孔子對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仲弓曰

：「焉知賢才而舉之？」孔子曰：「舉爾所知可也，

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本論語子路篇）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

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本

論語）

初孔子至杞，得夏時之書，至宋得坤乾之書，嘗

嘆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

，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及至周，曰：「周盛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是時孔子所形成之政治思想爲：「行夏之時，乘殷

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武。」（論語）

「附」是年二月邾莊公卒。弟子言偃生。按：偃字

傳記 孔子年譜稿

子游，吳人，以文學著名。

四十七歲——魯定公四年（乙未）紀元前五〇六年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

者曰：「此何器？」曰：「此爲宥坐之器。」孔子曰

：「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

以爲至誠，故常置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

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乃喟然嘆曰：「

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

道乎？」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

，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

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參家語三德篇）

邾隱公立，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

孔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者，以著待也，

醮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冠而字

之，敬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祿享之，禮以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識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而嗣立，周公攝政，以治天下，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示有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此周公之制也。」遂爲之言。（參家語冠頌篇）

魯季氏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魯君臣上下皆失其正，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以爲弟子誦習之資；並極喜易，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至是道益尊，弟子彌衆，由遠方至者

蓋三千焉；其身通六藝，名重後世，以爲升堂入室者七十二人。（本孔子世家及論語）

「附」魯定公會劉子晉侯等於召陵，謀伐楚。弟子顏幸生。（字子柳，魯人。）弟子曾參生。（字子與，南武城人。事母以孝聞，孔子因之作孝經，得一貫之傳。年七十學名聞天下。）

四十八歲——魯定公五年（丙申）紀元前五〇五年

是年孔子在魯。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以問孔子，曰：「吾穿井得狗何也？」孔子曰：「以某之所聞，羊也。某聞之，木石之怪變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也。」（本國語及史記）

本年周六月季孫意如卒，諡曰平子，季孫斯（桓子）嗣，爲司徒兼冢宰，執魯政。幼，家臣陽虎用事，季孫斯之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費宰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囚季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自此益輕季氏。（本孔子世家）陽虎聞孔子之名望，欲致之門下，然

孔子不愛其羅致。如下論語孟子所稱：

陽虎（論孟均作陽貨，貨殆虎字，貨與虎本爲一人。）

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虎聞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

孔子亦謝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

「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

「不可，」曰：「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

「不可。」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

！吾將仕矣。」（本孟子論語）

是時再有季路爲季氏宰，適季氏將伐顓臾，冉有

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

「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

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

曰：「去子（季氏）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

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

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

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

「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

，某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

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

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

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

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

在蕭牆之內也。」（論語）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孔子曰：「與其

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

，不保其往也。」（論語述而篇）

四十九歲——魯定公六年（丁酉）紀元前五〇四年

是年周二月陽虎以魯侯季孫孟孫侵鄭，不使假道

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衛南門入，出其東門，舍

於豚澤，衛侯元怒，將使彌子瑕逐魯師，大夫公叔發

讒虎謀，力諫乃止。夏陽虎使季桓子如晉，獻鄭俘，

又使孟懿子如晉，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三卿，孟懿

子強爲虎請，晉中軍司馬以諷，晉士軼覺之，謂趙鞅曰：「魯人患陽虎矣。」秋陽虎又盟定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臺社，詛於五父之衢，孔子嘆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本左傳及論語）

孔子在魯，有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孔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本論語）

「附」弟子顓孫師生。按：師字子張，一名琴張。（禮記注孟子云：「子張善鼓琴，號曰琴張。」）陳人，爲人有容貌。

五十歲——魯定公七年（戊戌）紀元前五〇三年

是年齊人歸魯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夏齊伐魯，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汝。」虎懼乃還，不敗。（本左傳）

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

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某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子之席，毋使其首陷焉。」（本禮記檀弓）

「附」弟子宓不齊（子賤）生。齊人侵衛。

五十一歲——魯定公八年（己亥）紀元前五〇二年

是年周十月，季氏家臣陽虎戒中都之車謀去魯三桓：（孟，叔，季三族皆出自桓公後，故曰三桓。）

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公斂處父見其幾，使孟孫防亂。壬辰日虎作亂，將弑其主季孫斯，斯使其御林楚怒馬以逃於孟氏，得免。虎劫魯侯及叔孫以攻孟氏，公斂處父敗虎之衆於棘下。虎脫甲入定公宮，竊寶玉大弓入謹陽關以叛。公斂處父欲殺季桓子，將因勢滅季氏，以強孟氏；孟孫不可，遂釋季孫。由是季孟交懼。（本左傳）

冬公山不狃爲費宰，不得志於季氏，與陽虎同惡，以費畔（江永鄉黨圖考云：「不狃與陽虎共謀去三桓，故論語以爲畔，其實未嘗據邑與兵也。」）召孔

子。按：鄭環謂：「不班之召當在定公八年冬陽虎入蒞陽關以覆之時，史記繫之九年陽虎奔齊之後，非是。」孔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孔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然卒未果行。後陽虎奔齊，故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本論語左傳及孔子世家）

孔子晚年喜易，讀易至韋編三絕，爲彖，象，文言，繫辭，說卦，以發其祕。夫敍書則斷堯典，論詩則首周南，約魯史而修春秋，贊易道而除八索，皆因前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本論語史記）按：鄭環曰：「孔子昭公二十五年後，定魯八年前俱不仕，始則不欲與逐君之平子共事，繼則不欲與執國命之陽貨共事。」（參胡仔孔子編年）

「附」弟子叔仲會，冉孺，曹卣，伯虔生。按：會字子期，魯人。孺字子魯亦魯人。卣字子術。虔字子皙。

五十二歲——魯定公九年（庚子）紀元前五〇一年

是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於魯。六月魯逐虎，虎奔齊，請師伐魯，齊侯將許之，大夫鮑文子力諫，乃囚虎，虎以詐免，逃宋，復奔晉，晉趙鞅用之。孔子聞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本不在焉，豈能爲亂。」孔子曰：「非汝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氏，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本左傳參家語）

陽虎失敗後，季桓子始執國政，墜於陽虎之亂，求賢以自輔，訪於朝，孟懿子稱孔子，是時季孟交歡可知。季桓子之舉孔子於魯，實由於懿子之荐也。叔孫武叔（魯大夫叔孫州仇也）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諸宮

牆，賜之簪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精數切，不
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
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本左傳及論語）

叔孫武叔仍毀孔子，子貢聞之曰：「無以為也，
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隳也，仲尼
日月也，無得而隳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
！多見其不知量也。」（論語）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甚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言
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導之斯行，綏之
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
及也。」

是年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
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本孔子世家）按：
（中都，在魯國之西，即今汶上縣即陽虎作亂戒車之邑也，故
使孔子治之。）孔子宰中都大治。又制為養生送死之

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道無拾遺，器
不雕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邱陵為墳，不封
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問孔子曰
：「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
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本禮記參家語）

五十三歲——魯定公十年（辛丑）紀元前五〇〇年

孔子由中都宰為司空。（孔子世家）乃別五土之性
，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由司空為司寇。（家語）諸
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為奚若？」「某
以為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孔子曰：「
當從某子議是。」（家語）

由是死者不恨，生者不怨，其敬讓不自尊，而又
神智敏斷如此。孔子嘗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
無訟乎。」（論語）家語云：「（魯）有父子訟者，夫子
同廷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季孫不
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令
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孔

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孔子之仕於魯也，先脩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孟子）原思（即弟子原憲）爲之宰，孔子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論語雍也）

初定公元年，葬昭公於墓道南，至是孔子爲司寇乃溝而合諸墓。禮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本左傳參家語）

夾谷之會——是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彌（史記作黎錡，左傳作黎錡，從左傳。）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將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許之。（本孔子世家）黎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

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其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以上本左傳）

按：夾谷會事，穀梁，史記，家語等書，皆有斬伐備事，江水推墟等均認爲後儒偽造，不可從，茲以左傳爲真實，故從之。

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輸其君，

而子獨以夷狄之遊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奈何？」
有司進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本孔子世家）於是齊侯乃歸魯鄆諸龜陰之田。（左傳）

五十四歲——魯定公十一年（壬寅）紀元四九九年

孔子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孔子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某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

，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智，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型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遘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黃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

號告曰：皋某復，然後飯腥而直執故天望而地藏也。

體魄則降，和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台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享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故元酒在室，醴醑在戶，黍稷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濟上下。（本禮記禮運）

「附」弟子公孫龍生。按：龍字子石，衛人。

五十五歲——魯定公十二年（癸卯）紀元前四九八年

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

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郟，帥師墮費。（本公羊

傳）時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郟，

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

傳 記 孔 子 年 譜 稿

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台，費人攻之弗克，入

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欲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本左傳）按：墮都事史記繫於定公十三年誤；茲從左傳。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論語先進篇）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論語憲問篇）

魯廩焚，孔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乃之火所。鄉人有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也，亦相

弔之道也。吾爲有司則拜之。」（本論語及曲禮）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篇）定公

又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

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

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

而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

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

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

一言而興邦乎？」（論語子路篇）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建開而祭日不足，繼之以

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

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

戶堂事，交乎階實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

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禮記禮器篇）

孔子之仕於魯也，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君召使摯，色勃如也，足

履如也。揖所與立，左右其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

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入公門鞠躬

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

，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

等，退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君命召，

不俟駕而行。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

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進退必

敬，隨時待中，其動容周旋中禮，有介人不盡形容者

，蓋聖人盛德光輝，皆自然之流露也。（論語鄉黨篇）

孔子與問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買，男女行者

別於塗，道不拾遺，四方之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

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

吾地近焉，我爲之先并矣，盍致地焉。」黎甌曰：「

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

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

十匹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

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從江水，錢穆等考證）

五十六歲——魯定公十三年（甲辰）紀元前四九七年

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蓋孔子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爲隱君惡也。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於大夫，孔子遂行。宿於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已返，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本孔子世家及孟子）

謹按：歸女樂去魯事，孔子世家載於定公十四年，江水謂：「定公十三年夏，有樂蛇淵罔大蒐比蒲，皆非時勞民之事，使夫子在位而聽其行之，則何以爲夫子！考十二諸侯年表：……及衛世家皆於魯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諫之如魯

傳 記 孔 子 年 譜 稿

。衛靈公三十八當魯定十三，蓋女樂事在二十三冬春之間，去魯實在十三年春。」江說近是，茲從之。

孟子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

又曰：「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

又論語微子篇云：「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是年春孔子去魯適衛。（當衛靈公三十八年）途中冉有爲僕，孔子見衛民繁多，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曰：「教之。」（論語子路篇）

至衛後，主（卽住）顏雝由家。（本孟子）彌子之妻（彌子瑕，衛君之寵臣。）與子路之妻兄弟（卽姊妹）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孟子萬章篇）

衛之執政有欲孔子呢己者，於是大夫王孫賈問曰

：「與其媚於奧，媚於竈，何謂也？」孔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論語八份篇）

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

，」衛人亦致粟六萬。（本史記）按：擯述駁此條謂：

「頗似戰國養士之風，殊欠雅訓。」余謂待客仕以祿，春秋時已有成例，衛人致粟之事，在情理中，故取之。

衛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

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

孔子辭謝，未應，不得已而見之。子路不悅，孔子矢

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孔子世家

及論語）

五十七歲——魯定公十四年（乙巳）紀元前四九六年

是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奔

魯。孔子居衛十月，於是年一月去衛過匡蒲。（本左

傳）按：徐廣云：「長垣縣有匡城，蒲鄉。」是匡與蒲近在

一處，故不單稱匡或蒲，合稱之為匡蒲。孔子世家云：「孔子

適衛，居頃之，或謂孔子，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過匡

，匡人拘孔子，孔子去匡，即過蒲。月餘返乎衛。」又曰：孔

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

，以私車五乘從，門甚疾，蒲人懼，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

。按：錢穆著先秦諸子繫年考辯云：「世家文字前後多錯

：如兩敘過蒲，實為一事，非有去陳復過蒲也。……孔子

以定公十三年春去魯適衛，居十月而去，過匡過蒲，適遭公叔

氏之畔，核其年月，正復相當。……匡蒲近在一處，去匡

過蒲，轉其地位亦復相接。然何以於同時同地，連稱兩厄，而

論語惟及匡事，絕不言蒲難？以余考之，匡蒲之難，蓋本一事

，今世家所載孔子畏匡事，蓋出後世誤傳，不足信也。以上

錢說甚是，茲從之。

又按：論語記匡事凡有兩章。一曰：「子畏於匡，曰：文

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

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所謂「畏」者，概指

孔子過匡地，聞匡人之將殺己而生戒心之意也。

又一曰：「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

：子在，何何敢死！」此二章與史記載畏匡事均不類，擯述已

駁其誤謬。錢穆謂：論語所載「畏匡」與史記所述「過蒲」

「本為一事，與陽虎亦無涉。擯錢之說近是，茲從之。」

孔子在衛擊磬，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

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

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孔子曰：「果

哉，末之難矣！」（論語憲問篇）

按：世家載：「居衛月餘，釐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醜之，去衛。」此段推述較謂：「君子見幾而作，禮貌衰則去之，爲夫人大乘，不備衰而已，孔子豈待如此，然後去乎？」崔說甚是，茲從之。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按：圖若璣曰：「衛儀邑城在衛西南境，距其國五百餘里。」鄭環曰：「此夫子周流之始，而第一次適衛也。世哉之嘆，儀封人之見，當在此時。」

「附」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強出奔鄭。

五十八歲——魯定公十五年（丙午）紀元前四九五年

是年春邾隱公來朝於魯，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幣，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

傳 記 孔子年譜稿

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定公薨。孔子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木左傳）

有牟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罫，矢長尺有咫。陳滑公使使問孔子，孔子曰：「牟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以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罫，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孔子世家）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木論語）

「附」楚滅胡，以胡子豹歸。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齊術謀救宋。

五十九歲——魯哀公九年（丁未）紀元前四九四年

按：論語陽貨篇載：「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閉謂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邈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此事崔述駁謂：「佛肸以中牟畔，是亂臣賊子也，孔子方將作春秋以治之，肯往而助之乎？……此蓋戰國橫議之士，欲誣聖人以便其私。……但聞佛肸管管晉，則附會之，以為孔子欲往，而不知其世之尤不符也。」

史記孔子世家內載：「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賈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某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賈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得志，殺之乃從政。』……」此段崔述駁謂：「春秋之大夫，罪未有大於軼者也，……不知孔子何取於軼，而欲見之？……且軼，衛之仇讎也，……無故去之，而往見其讎，于義似亦有未安者。……此必戰國時人之所偽託，非孔子之事。」又錢穆

云：「余定佛肸召，與孔子欲見趙簡子，亦為一事兩傳，或並兩無其事。」禮案：此二事於情理固不合，但孔門可尊之典籍如論語者，大書特書，亦豈偽乎？其是非尚無定論，故附錄以存疑。

「附」楚伐蔡，蔡於是請遷於吳。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遂入越。越保於會稽，使文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

六十歲——魯哀公二年（戊申）紀元前四九三年

據論語衛靈篇云：「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孔子世家云：「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

是年夏四月衛靈公卒。（本春秋）按：孔子去衛，據錢穆先樂諸子考辨，謂在顯公卒後，崔述謂：「孔子去，非定之末即哀之初，所謂魯定公卒之年去衛者近是。」錢穆各執一辭，內以錢證據較多，故從錢說。至論語所謂「明日遂行」等語，概係籠統約略之詞，不必黏執。至史記載孔子凡四去衛

，不可信。

孔子居衛五年，靈公卒，孔子遂去。孟子曰：「孔子有際可（際接也，接遇有禮亦可仕。）之仕，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萬章篇）

孔子去衛後擬赴陳，路過宋境，遭司馬桓魋謀殺之險。孟子曰：「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論語云：「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篇）又孔子世家云：「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按：桓魋又以論語「子畏於匡」章，與「適桓魋難」章為一事；錢穆駁其說，謂：「子畏之匡在蒲，隕於魯，遠於宋，與桓魋無涉。且長匡據世家在魯定公十四年，過宋據年表及宋世家在魯哀二年，亦不得謂一時事。」錢說近是，茲從之。（詳見前）又按：世家謂孔子過宋之後又適鄭，非是。崔述駁云：「鄭在宋西，陳在宋南，自宋適陳，必不由鄭。」錢穆亦主是說，茲信從之。

「附」衛靈公卒，立孫輒，是為衛出公。初靈公逐太子蒯聩於外，蒯而自立孫輒。六月晉趙鞅納蒯聩於

傳 記 孔子年譜稿

戚，衛人奉輒者拒之，圍戚，戚敗。

六十一歲——魯哀公三年（己酉）紀元前四九二年

是年春孔子平陳，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本孟子）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論語）

是年夏五月辛卯，魯司鐸火，火踰宮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左傳）陳侯曰：「何以知之？」孔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之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家語辨物篇）

三一

秋季桓子有疾，（左傳）（七月丙子卒。）蓋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與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與也。」爾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孔子世家）

「附」秦惠公卒，悼公立。齊，衛帥師圍戚。

六十二歲——魯哀公四年（庚戌）紀元前四九一年

是年孔子自陳遷於蔡。據史記云：「冉求既去，

明年（即哀公四年）孔子自陳遷於蔡。」按：江永云

：「是時蔡已遷於州來，上蔡新蔡故地，已屬楚；葉公兼治之

，遷葉，蓋就葉公。」（見鄭黨圖考）

夏楚人既克叛楚之蠻夷夷虎，乃謀北方，楚大夫

葉公諸梁等，致楚之蔡邑於負函。（本左傳）孔子至蔡

，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近者悅，遠者來。」

（論語子路篇）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曰

：「汝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

知老之將至云爾。」（論語述而篇）按：葉公帶臣，在蔡

。左傳哀公二年，蔡遷於州來；四年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蔡

既遷於州來，去陳益遠，論語所云從我於陳蔡者，乃負函之蔡

，非州來之蔡也。葉公帶卿，蔡新得蔡地，故使出饋，孔子自

陳至蔡，與相問答。（參錢穆著論語要略）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

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

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

「附」春蔡侯申被盜殺，蔡公孫辰出奔吳。秋晉趙

鞅圍邯鄲，邯鄲降。

六十三歲——魯哀公五年（辛亥）紀元前四九〇年

是年秋齊景公卒，國大亂。萊人有一景公死乎不

與埋之歌，孔子聞之嘆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

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

今稱之。詩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斯之謂與？」（左傳及論語）

孔子周遊在外，時遇隱者，致諷譏規惜之意。如下所列：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論語微子篇）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按：

閻若璩曰：世家文：楚乃蕪字，楚雖楚邑，距蔡密邇，哀六年孔子方至楚。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歟？」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擾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慨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全上）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

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全上）

「附」魯公子陽生奔魯。吳潛越王勾踐歸國。

六十四歲——魯哀公六年（壬子）紀元前四八九年

是年吳伐陳，楚救陳，師於城父。（左傳）聞孔

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史記）按：絕糧事朱子據論語謂：當在去衛如陳時，

是哀二年。江永以爲在哀四年自陳還蔡時。均誤，茲不從。鄭

禮曰：「家語素王事記，歷聘紀年，俱繫經緯於楚陳之年，與世家全。」茲從之。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及史記）

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孔子世家）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多矣，何獨某哉！且芝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不惑也。」（荀子宥坐篇）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

而不能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語如前。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史記）

孔子在陳思歸，故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論語公冶長篇）時弟子在陳蔡，從孔子者皆不及仕進之門；故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論語先進篇）前後從學者三千人，高弟子七十二，其尤賢者十人而已。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孟子）

是年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

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

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雒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左傳）

又春秋經云：「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原軫帥師救陳，以禦吳，卒於城父，諡曰昭王。

是年孔子自楚反乎衛。（孔子世家）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子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

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禮記檀弓）

「附齊陽生反齊。」

六十五歲——魯哀公七年（癸丑）紀元前四八八年

是年夏哀公會吳王夫差於邾，吳徵百牢，魯使子服景伯據禮以辭，弗聽，強用之。吳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鬻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左傳）

初衛靈公卒，而世子蒯聵入於戚，蒯聵之子出公輒立，（事在哀公二年）父子爭國。孔子二次反衛，冉有問子貢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問孔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子貢曰：「怨乎？」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出曰：「夫子不爲也。」（論語述而

篇）按：此章書，錢穆以爲在孔子首次至衛時語；崔述謂在反衛之初，哀公六七年間；揣之情理，崔說近是，茲從之。

是時衛出公輒欲得孔子爲政，子路謂孔子曰：「衛

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

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

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

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

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

矣。」（論語子路篇）按：孔子世家以此章及魯衛之政章，

皆爲衛君輒之時。崔述謂：「衛自靈公失道，政衰已久，兄弟

之歎，不可必共爲輒，而魯衛連及，又似初從魯來焉者，其說

未可據。唯此章正名之論，似爲輒發；世家之說近是。」查此

章與前「爲衛君」章，前後似有相連貫處，故益證前章非初至

衛時語也。

吳太宰嚭私與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

也？」對曰：「罔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及返魯

，以告，孔子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

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論語）

「附」魯會吳於緡，時子貢仕魯。

六十六歲——魯哀公八年（甲寅）紀元前四八七年

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

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

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

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論語）

是年春，吳爲邾故伐魯，懿子謂景伯曰：「若之

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

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魯大

夫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涌於幕庭，卒

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內，或謂季孫曰：「不足

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

之，一夕三遷。乃行成。子服何（卽子服景伯）將爲

質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

盟而還。（左傳）

「附」初齊悼公來魯，季康子以其妹妻之，至是為嬖人。

六十七歲——魯哀公九年（乙卯）紀元前四八六年

孔子在衛，適衛司徒敬子卒，孔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霑而浴，毀棺而綴，足襲於牀，及葬，毀宗躐行，出於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般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

（家語曲禮子貢問）

「附」楚伐陳。宋伐鄭。吳與魯謀伐齊。

六十八歲——魯哀公十年（丙辰）紀元前四八五年

是年孔子之夫人亓官氏卒。孔子杖稽顙，考周時喪妻之禮，父母在不杖不稽顙，聖父母早卒，以是知聖人之杖而稽顙也。葬於魯北泗水之南，洙水之北新莖也。（今曲阜縣孔林）（闕里志年譜）

是時孔子仍居衛。（二次居衛歷五年）孟子曰：

傳 記 孔子年譜 稿

「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孟子）按：崔述云：「哀

二年衛靈公卒，衛人立輒。于六年正月衛侯輒來奔，至四月孔子卒。公養之為輒，無可疑者。……衛人既以輒得罪於靈公，而輒之拒之為是，則靈之為孝，亦無足怪者。（洙泗考信錄）又云：「傳記所載，從無孔子與衛孝公問答之語，則是孝公年少，尚未知與孔子相周旋，但孔文子言於君，而致饗餼於孔子耳。是以孟子謂之公養之仕，明非立其朝而食其祿也。」其後魯人以幣召孔子，孔子遂歸魯。（同上）

「附」冬楚伐陳，吳救陳。

六十九歲——魯哀公十一年（丁巳）紀元前四八四年

是年齊帥伐魯，及清。季康子使冉求率左師逆之，樊遲為右，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是役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左傳論語）

衛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烏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罔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左傳）

季康子問冉有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間之。」（孔子世家）

是年孔子果由衛返魯。溯自去魯，居外十四年，今始歸父母邦。

子路宿於石門（魯城門），晨，門曰：「奚自？」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論語憲問）

子游為武城宰，孔子過之，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也，聞諸

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因問曰：「汝得人焉爾乎？」子游對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由此澹臺滅明見于孔子，然狀貌甚惡，孔子以為材薄。既受業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論語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亦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論語）

時冉有仕於季康子。一日季氏旅於泰山，孔子謂冉有曰：「汝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全上）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全上)」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

」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
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
惑與？」(論語)

伯魚自母喪後，期而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
哭者？」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
。」伯魚聞之，遂除之。(禮記檀弓)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
，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論語)按：
閻若璩曰：「莒父屬魯之西鄙，子夏問政亦當在夫子反魯後。」

孔子雖反魯，但終不得用，見道不行，亦不復有
用世志。且咸自周室衰，而禮樂廢，詩書缺。孔子憂
後世之無述也，於是敘書：廢棄古代神話，上紀唐虞
，下至秦穆，斷遠而定近，可爲世法者百二十篇。

按：書經始於唐虞帝典，終於東周秦誓，後世史書之祖
也。或謂周時有三皇五帝之書，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其言有因

傳 記 孔 子 年 譜 稿

。今易繫辭傳述庖犧神農黃帝，至堯舜而止。又敘述後世聖人
，是孔子擇三皇五帝書中之要以附於易，其不可爲訓者，皆刪
之矣。終於秦穆者，周平王東遷，秦襄公平犬戎，王不歸爵京
以其地賜秦，於是秦始建國。聖人刪書，爲萬世明心學之要，
爲天下立政事之準，傳唐虞夏商周帝王之道。孔子刪餘，現
存尙書二十八篇。

又與弟子整詩正樂，將舊存三百篇詩，釐正次第
之，並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史記)

按：孔子刪詩之說，後儒均以爲不可信，如江永云：「
夫子未嘗刪詩，詩亦自有淫聲，而世家云古者詩三千餘篇，
此史遷之妄說。」近人梁啟超亦云：「左傳所載朝聘燕享，
皆有賦詩，所賦的詩，在今本三百五篇以外的很少。吳季札聘
魯聽樂，所聽亦不出今本國風，此皆在孔子以前。可見當時通
行的詩，不外此數，或者孔子把他分一分類，立出雅頌等名目
，或者把次序有些改正，至於詩篇，怕未必有什麼損益。」(孔
子)

孔子除正詩外，還要正樂，故曰：「吾自衛反魯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詩書禮樂古稱四術，
史記稱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而論語單云：「子所
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蓋樂與詩相俟，樂無

三九

經而有譜，史記謂「絃歌之」者，即用譜歌唱之意。

孔子一生極好音樂，故在齊聞韻，三月不知肉味。反魯後復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釋如也，以成。」樂正得所之後，孔子喜曰：「師摯之始，闕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惜後世樂譜失傳，古之所謂六藝者，今人只讀五經而已。

世人動謂孔子自衛反魯，刪詩書，訂禮樂，詩書樂已如上述；至於禮經，原分周禮，儀禮，禮記三種；周禮三百，儀禮十七，均爲官書儀注，孔子僅講習禮之精意，是否手訂，尙無確考。至於曲禮禮記之類，皆孔子言之，門人記之，更與孔子制作無關矣。

詩書禮樂，孔子均述而不作，獨易經可謂述而作矣。現存易經，除卦辭爻辭爲孔子以前舊本外，其他：如象辭六十四，卦象辭六十四，爻象辭三百八十四，均爲孔子所作。此外尙有文言一，繫辭二，說卦一，史遷亦均稱爲孔子手筆，雖不可靠，要之象傳，象

傳，繫辭，文言，均爲孔子之易學無疑，易經能成爲有系統之哲學，孔子之力也。

按：易始於庖犧比畫卦，由八卦演至六十四卦，以闡發河圖洛書之秘。神農黃帝堯舜禹湯皆用之。夏尙連山，易以艮卦爲首，殷尙歸藏，易以坤卦爲首。周文王爲殷西伯，被囚於羑里，繫以卦辭，畫後大八卦圖，更序卦次，以乾坤爲首，以未濟絕焉。周公學之，復繫爻辭，故周易獨著。孔子最心嗜之，嘗語門人商瞿曰：「此良書也，吾嘗好之，韋編三絕，鈇斷三折，漆書三滅，然後通其義。」又曰：「一加（古本作假）我數年，五十（二字古本作「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可見孔子對易學之親切也。

是年娶子鯉伯魚卒。享年五十一歲。（據史記，及孔庭攝要）（日月失考）孔子杖期服葬於內子亓官氏墓之左，棺而不槨，亦封之爲墳。

七十歲——魯哀公十二年（戊午）紀元前四八三年

是年春王正月用田賦。初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

文 藝

談談紅樓夢之描寫與結構

素 青

紅樓夢這一部書，強於描寫個性，拙於描寫風景，個性本是在文學中最難描寫得深刻的東西，要是手腕高超的時候，對於某一個人的個性，只在他簡單的動作和簡單的談話中，輕描淡寫的說幾句，就表現得淋漓盡致了，風景的描寫，比個性的描寫，似乎要容易一點，但要描寫得深刻的時候，那就與個性有同樣的易寫難工，因為風景的描寫，與作品中的人物，應該同時互相照應的，假若使你盡情的長篇的描寫一段春風秋月，香花嫩草，與作品中的人物，不發生什麼關係，那不僅讀者看了，不起什麼情感，那段文字，也就太呆板了。

紅樓夢的局面，實在也是太大了，從第一回到一百二十回——因為要讀牠的描寫與結構，當然不能分作曹雪芹與高蘭墅兩部分，——字也有幾十萬，要牠處處描寫得精細和深刻，實在是一件難能的事，這一點我們要原諒紅樓夢作者的地方。

紅樓夢描寫風景的文字，實在難找一段最精采的，那些描寫的文句，都是一些抽象的表現，放到這塊地方，似乎得很相合；送到那塊地方，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紅樓夢裏面描寫的最長的文字，當然是要推十七回的大觀園試才題對額那一大段，那一大段，人家都說寫得精細，嚴格地的說起來，說他寫得有條有理，當然是可以，說他描寫得太深刻，就有點勉強，只要看下面這些句子，也就知道是抽象了。

「崇閣巍峨；層樓高起，面面琳宮合抱，迢迢復道參紆，青松拂簷；玉蘭繞砌，金輝獸面，影煥螭頭。」

「絲垂金縷，葩吐丹砂。」

「垂簷繞柱，禁砌盤階，或如翠帶飄飄，或如金螭蟠屈；或實若丹砂，或花如金柱。」

像上面這一類的句子，真是觸目皆是，我們看了，以為這是深刻，還是抽象呢？

紅樓夢裏面描寫人物的個性，却又特別的有力量，描寫得最深刻的是林黛玉劉老老王熙鳳三個，讓我略舉幾個例罷！

「林黛玉道：『死了也不值甚麼，只是丟了甚麼金，又是甚麼金麒麟，可怎麼好呢？』」（第三十二回）

便在後面笑道：『姐姐！也自己保重些兒，就是哭出兩缸淚來，也醫不好棒瘡。』」（第三十四回）

這幾句話把林黛玉那種偏好多疑的個性，真是畫活了，只要看過紅樓夢的人，聽人家說這幾句，就可以斷定是林黛玉說的呢！

「王熙鳳對黛玉道：『你替我家做媳婦，少些什麼？』」指着寶玉道：『你瞧瞧人物配不上？門兒配不上？根基家私配不上？那一點玷辱了你？』」（第二十五回）

「熙鳳因笑道：『天下真有這樣標緻人物，我今日纔算見了。況且這通身的氣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女兒，竟是個嫡親的孫女，真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心口頭一刻不忘。只可憐我這妹妹這樣命苦，怎麼姑媽偏就去世了。』」說着使用手帕拭淚。……這熙鳳聽了，忙轉悲為喜道：『正是呢！我一見了妹妹，一心都在她身上，又是歡喜，又是傷心，竟忘記了老祖宗。該打！該打！』」（第三回）

上面這兩段小小的文字，把牙尖齒利令人生畏的鳳姐的性情實是完全表現出來，他那種說話的刻薄，承歡的諂

媚，看了這幾句，不就完全知道了嗎？有人說：『鳳姐逢人話偏多，』黛玉說：『她是什麼談話，不過是貧嘴賤舌的討厭人罷了！』讀者說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描寫劉老老兩段最妙的文字，第一就是劉老老初進榮國府，第二就是劉老老醉臥怡紅院，他描寫一個鄉村的貧婦，走到一個仕官的家庭中，一言一笑，一舉一動，都是恰到好處，那種少見多怪的醜態，言動驚奇的情形，真是深刻到了極點。

以外如描寫溫柔的寶釵，慈善的賈母，強橫的朱貴，粗魯的賈瑞，平庸的王夫人，無事忙的寶玉，都是作者用力的地方，其餘尚多請讀者自己去領略罷。

敘事的文字，最難描寫得動人，但紅樓夢的作者，對於這種描寫，確有特長的地方，因為事情太雜，就難得寫成有條有理；事情太大，就不知要怎樣起結，紅樓夢裏面最大最雜的事情，當然是元妃省母，熙鳳治喪；史太君兩晏大觀園，榮國府元宵開夜宴的幾次了，但這幾次的事情，他竟然寫得不多不少；有條有理，這不是他的特長嗎？所以我們對於紅樓夢作者，長於敘事文字描寫的手腕，實令人們有相當的欽慕。

得意的事情，難得寫好；失意的事情，容易使人同情，這種結果，大約是人類的心情，對於人類悲哀的事情，比較對於歡樂的事情，容易引起一種同情的緣故，所以紅

樓夢裏面描寫失意的事情，比描寫得意的事情，都要深刻而活動，像那些「病瀟湘癡魂驚惡夢」，「埋香塚飛燕泣殘紅」，「風雨夕悶製風雨詞」，「病神瑛淚酒相思地」，再像那幾段寫黛玉之死，鴛鴦之死，妙玉的遭劫，探春的遠嫁，都是作者最用力最描寫的地方，我們讀到林黛玉葬花，秋窗風雨夕的時候，怎會不替這個薄命的林黛玉下幾點同情的●珠呢？讀到妙玉遭劫，探春遠嫁，怎會不感到她們命運的乖離，身世的飄零呢？再讀到薛寶釵，黛玉失戀至於病死的那種慘狀的時候，我們真要同聲替黛玉一哭了。這幾段文字，實在是紅樓夢裏面最精采的最深刻的最動人的幾篇，讀者不要隨便忽略看過！

上面把紅樓夢裏面的描寫談了一個大概，因為篇幅的關係，不能再多說了！現在讓我談談紅樓夢的結構罷。

談紅樓夢的結構，實在是一件困難的事，因為曹雪芹只做了八十回就死了，一部殘書斷簡的紅樓夢，怎樣好去說牠的結構呢？現在要談結構，那就不能不說到高鶚續書的本事了。

中國的小說，多半是悲劇的開始，團圓的收場，因為一般普通人的心理，對於一切的事情，都覺得是應該這樣，所以西廂在驚夢完了以後：大家總覺得張生沒有同鴛鴦成夫婦，認為是一件恨事，因此關漢卿，為迎合那般人的心理，做了半本續西廂，在那般人看起來，覺得關漢卿做

的是快人快事，但是在稍有點藝術批評的眼光的人看起來，那就不得不罵他是狗尾續貂了。

紅樓夢裏面的事情，太繁雜了，所以起首不得不直寫，比不得現在這派通行的短篇小說，可以從中間情感最熱烈的一段寫起，再將前面的事情，反應的淡寫出來，所以紅樓夢的前面，完全是直寫的，談不到什麼結構，最要緊的，就是結段的佈置了。

後四十回是高鶚續的，現在要談結構，當然是要看高鶚續的後四十回的情形，我前面已經說過，中國的小說，多半是夫婦團圓的結果，要是照這樣的描寫，一定可以迎合一般人的心理，決沒有什麼後紅樓夢紅樓復夢等書出版了，高鶚的眼光，畢竟是高出一般人之上，畢竟打破了中國小說的團圓迷信，他竟然不學關漢卿續西廂那樣的方法，大膽地寫黛玉病死，寶玉出家，妙玉遭劫，襲人另嫁，熱鬧起首，悲劇下場，他在一百多年以前的時候，在中國舊文學的環境裏面，對於小說的結構，就有這種獨到的眼光，我們也看了對他是如何的欽慕，換句話說：他續的後四十回，能夠與原作八十回，並存到現在，沒有說他是狗尾續貂的，恐怕就在這一點吧！

編者按：人全知紅樓夢是一部好小說，而好的點在那裏？沒法能圓滿答覆，獨素青先生能道其所以然。愛讀紅樓者見了本文，一定要說：「我也想寫這麼一篇咧，但老沒有工夫。」其實，唉！……

荒 年

文

藝

四 四

知 零

(一)

天氣逐漸的炎熱了，火球般的太陽，在蔚藍色的長空，愜意的轉動着它的巨輪，雲，一片也沒有，這分明是溽暑的夏天又降臨人間了。

「唉！前年是旱，秋景沒收，今年麥子又是被虫吃得淨光，秋苗若沒指望，我們鄉下人真就無活頭了。」老方一面說一面蹣跚的走到土墻上坐下了，把一根灣曲細長的木棍慢慢的放在面前地上，這棍是半用作拐杖半用作打狗趕雞的，土墻外坡長着一株小楊樹，枝葉綠森森的密聚着，恰好給老方遮蔽着毒日頭的烈光。

七金在土墻頭刈草，看見老方笑嘻嘻的說：「秋莊稼苗子長得真好，無論東地南地沒有一處不是綠茸茸的，又茂盛又苗肥，晚穀和落華生的秧，站在裏面也可以埋着膝。」

「秋景再不好，人吃甚麼呢？七金呀！」老方驀地跳見在自家的落華生田裏有幾個小兒在拔草，恐怕他們踏壞了秧子，止住了話，用勁的嘶着嗓子吶喊：「喂——幹啥咧？」聲音好像火車拉笛似的，直傳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

過了一晌，看看還沒有動聲，便照樣又喊了兩聲，他們大概是聽見了，一個個的扛着籃頭，打着羣排着縷走開

了。老方繼續說道：「可奇的是連北地沙丘岡上撒播的菜蕪與芝麻也都長出來了。」

七金趕緊插嘴道：「我見啦，長得喜人……」

「哈……哈……哈……」七金說時眼睛向北一瞥，嘴撇手指的，老方不由的笑了；「你再謔也不見呀！哈哈……」

村子裏的煙，突冒出一縷縷灰濛濛的煙霧，輕飄飄的打着旋兒直鑽上雲端，和浮雲相吻着，而逐漸的模糊不清了。

(二)

日子過得真快，頃刻間田疇裏的莊稼已近成熟期了，農家的小兒，都各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在田地守着莊稼。在好久晴着的天空，忽然飄着幾片烏雲，一會兒還落着毛毛小雨，農夫們是毫不介意的，他們以所得的經驗斷定不會下大的，況且日頭還是炎熱的炙晒着大地呢。

將近黃昏時分雨息了。高懸的太陽，已由頭頂漸漸墮向西天角落，把雲霓烘染得紅煌煌的，彷彿是向人們顯示它最後的餘威。黑暗的夜幕四張時，西北天角的墨黑的潮雲湧昇而來，還加雜着與波助浪的狂風。隆隆的雷鳴，閃閃的電光，接連着嘩嘩的雨。滴打着樹葉房瓦和磚地，發出一種

沒沾過半點光。」

「若不是他哥的伯的懇求，好話說了許多，有誰理他，好在我們好以後糧他的糧食。」七金仰面想想又說：「他也含糊不清的說：不自使用我們，糧食怎麼。」

「……………」

田裏是白滔滔的水，村子裏是白滔滔的水，院子裏也是白滔滔的水……怪不得說是灣山的谷水泛濫了。

夜晚，天空看不見一顆星星，漠漠蒼蒼的夜色中，迷濛着斜斜的雨絲，洒落在白茫茫的積水上發出輕微的碎雜的泡沫聲；叮的叮……方哥冒着濛濛的細雨，踏着蒼蒼的夜色，渾身淋得濕漉漉的，在積水的街路上，一步一步向家門走去。

(三)

太陽天天自東方升起，沉落在西天的地平線下，天天的正午時分，在又村的上空射出熱烈的光芒，照着附近百餘里潮溼的赤地，蒸發出一種漲過水後的臭氣，就好像涸水坑旁吸着的空氣一樣。

又村的人民有三分之二以上就關着飢荒了，天天早晨有着三五成羣，四六結隊的男女，帶着小兒幼女到野外的丘岡，墓塋，窪渠等地方尋找野菜和榆柳樹的葉子，或在渠水裏捉些蚌蜆和細小的魚，拿到家來下飯，以便使剩有的幾斗雜糧多吃幾天——這是他們糧荒的唯一挹注。

尋野菜的飢民一天多似一天，而這些野菜生長的地方，也一天比一天難尋，後來連樹皮都被刮去吃了，廣大的田野，除了被水沖倒乾枯的禾桿之外，便赤光光的望不到邊涯。

過了十幾天，野食越法難尋了，跑了半天的農夫農婦，回家時的籃子裏沒有以前那麼多的救命食物，但是他們仍不灰心的去找，照樣尋野食的人一天多似一天。

老方的病愈形嚴重了，方哥找到一家木作店給老方打聽了一隻棺材價錢，錢總湊不到手。今天早上春旦一昏便不醒了，真是禍不單行，使方哥走頭無路了。

春旦的死，是在前天夜間起了風波之後，這因一件剝樹皮的小事而起的，轟動了十幾個村子的人，都擾擾嚷嚷地議論着，鳴着不平，事情是這樣：

首戶家的樹皮都被刮光了，南地七十餘畝的樹林，長得鬱鬱繁茂，蔚鬱森密，被刮枯死者不下半數，兀自竚立着，首戶老掌櫃知道了，大發雷霆，說是以後誰刮打誰，首戶的威嚴雖然可使又村人心悸，但是忍耐的心終戰不過飢餓的心，飢餓所迫，捨命亦敢為。前天夜裏，月色濛濛，星光稀疏，無數媳婦小孩在林中覓食，首戶老四拿柳桿悄悄的走來，亂擲亂打，無數飢民，嘩然四逃，春旦就在淆亂的時候，中棍昏倒，醒後強自回家後，到今日一昏長逝矣。

又村的一條人命，幾片樹皮而起的風波，醞釀了幾天，便沉寂下去再沒人提起了。

日子不知覺的從七月入了八月，全村人都帶着一張營養不足憔悴瘦黃的面龐，沒精打彩的在外尋一些野菜和着熬煉煮成餡餅充飢。天天挨着餓熬過每一個灰色的日子。

和九，初十……十三，在這幾天中，又村附近起了「吃富戶」的大騷動，消息傳進了又村以後，首戶有些擔憂，老四曾說：「又村連遭三次壞景，弄得十室十空，昨夜二天爺來硬要七百石糧食，不忍在大家困難時攤派，暫時全替繳上去，以後再說。不過馬上又到了中秋節，我家糧食也不多，總讓大家過節，糧去吃了好景再還，照市價糧，有禍大家享，哈哈……」

又村年輕性剛的人都胡動起來，尤其是宿恨未償的方哥七金更爲慷慨決心，十四日動的聲達到了最高潮，看來「吃富戶」是勢所難免了。

午夜，水銀色的明月，青藍色的星，一陣犬吠聲，呼

主婦之心

太太在床上醒轉來，想着昨晚的清一色和不成，正在生氣，搶和的張太太，她的女兒放午學來家見母親，第一句話就是要錢，太太睜眼罵道：

「大早起來就要錢，怪不得打牌總輸，怎麼今天

呼呼！一排子彈的槍聲，在村頭上堵外坡倒臥了幾十個壯漢的屍首，在一片溼漉漉的血泥上，犬發狂的亂吠着，猖獗的一夜沒有停止。

翌日，又村附近謠傳着又村裏的首戶暗買土匪二天爺戕殺村民的消息，被難者有七金，方哥，根哥，長哥，新哥……總共三十七人。

團圓節的那天，老方同自己的兒子孫子在九泉之中團聚了。

註：(一)夜雨三猖——猖，狂也。言夜間下雨必有三次狂暴大雨也。

(二)首戶——最富之戶，鄉人曰：「首戶」。

(三)老掌櫃——全家之年長老前輩，猶家長之謂也。

(四)首戶老四——兄弟位於第四者，謂老四。

素青

(五)二天爺——又村一帶之著匪，性殘酷，村人通稱其曰「二天爺」言其利害也。

坐起車來？」「我的脚患了脚氣走不動了，」大小姐呆呆的望着母親。

蔡媽在旁向太太說：「本來在夏天的時候，最肯害脚氣，學堂的姑娘們全

是穿的皮鞋，太太，現在大小姐患腳氣，這種皮鞋如何能夠穿，您也該給大小姐買鞋了。」

「什麼東西都說買，有錢也不是這槓花，上回我叫你買的鞋底子，不是預備跟她們做布鞋嗎？」

「我不是提了您好幾遍買鞋面，那知您一出門就忘了，沒鞋面怎麼做鞋？蔡媽冷笑的答，太太覺得不耐煩，拿起床頭的蘇燈袋往兒身上一擲，憤憤的說：

「廢話少說，開開這身幾張毛錢去給車子的，歇會兒他又麻煩了。」

大小姐正在發楞，沒用手去接，不想這蘇燈袋重重正擲到她患腳氣的路上，痛得哇的一聲低頭撲着腳哭泣起來，但是她母親盛怒之下，還未想到鋪着腳的疼痛，她想她不過爲受了中斥撒嬌便了，她一邊下床，一邊生氣的說：

「蔡媽去給車錢吧……這樣大姑娘還不替母親，點錢，纔罵了一句，哭起來，還有三個月就十三歲，過一兩年就可以找婆家哪，還這樣嬌氣。她聽見母親這種話，哭得更凶，索性坐在床前大椅上嗚嗚暗的把一件麻紡長衫的袖子都擦濕了。」

「哭吧！有本事哭一天！我這個做母親的不像你姑媽的向女兒賠錯。」她悻悻的出了臥房走到聽堂上。

「誰出來進去聽不關緊門，怕掩了尾巴嗎？」她坐在

椅上覺得腰背酸軟，眼有些昏乏。

蔡媽拿洗面手巾腫子來，笑說：

「這是我方端洗臉盆沒有手關門了。」

「老爺吃什麼點心走的？」太太在洗臉問。

「吃昨天買的茶鷄子兒？」他昨天不說那不是新鮮的！吃它有點肚子疼嗎？他回來，又該埋怨我呢。」

「他又不吃油條燒餅，不吃茶鷄子兒，那裏還有東西？」

不說你們不肯替我分心，想想做些東西給他吃，那裏沒有東西？燉鷄子兒也行的，廚房裏連鷄子兒也沒有嗎……你們整天眼裏心裏就看見錢，人家買多點東西你們賺錢，打回牌就要分頭錢，來個客或送些東西就想賞錢，我真沒法對付你們，那天不七事八事的支零錢……可是永遠不會想法替主人省些錢的。」她一邊數落，蔡媽坦然的站在旁邊伺候她，覺得她主婦說的你們，並不是她一人，所以不覺到什麼不舒服，她反笑着道：

「太太，你想想那個人不爲的是沒錢，纔出來伺候人！」

張升進來擦桌子，蔡媽望着她說：

「張爺，方才你說那裏打了兩遍電話來給太太？」

「對了，方才才有電話來，」張升說：「黃太太方才打了兩回電話來，請太太今天早些去，她們都在那裏等

「送禮了嗎？」太太坐下有些心煩的問。

「爲什麼今天散班下得這樣晚？」太太去進飯廳照例的招呼一荷。

「早就下班了，我們幾個人在那裏商議今天午後，一同去新任局長那裏道喜，今天是他們老太太七十歲生日。」

「你是給份的，一人十五塊呢！也沒法不應酬！趕着沒開飯，你叫人把我的紡綢長衫，褲，褂，拿出來。吃過飯就得走。」

太太渾身不發聲，過了一晌，她勉強裝作鎮靜的樣子，答道：

「你……你的紡綢長衫褲褂，不是那天借給姑少爺了嗎？」

「那天？趕緊打發人取回來吧！」

「他現在不會在家吧？」太太很不自然的說，「方才我在街上遇到他，他没穿我的衣服，趕緊打發人去取。」他看住她答。

「……哦，我記錯了，沒有借給姑少爺，大概是張

六爺那天來穿走了吧！」

「張六爺去歸德了，他也穿不了我的衣服，你到底借給誰快仔細想想，叫蔡媽他們來問一問，眼看快兩點就要走的，你看我今天這件衣服那能去拜壽？我的身格又特別小借也借不到合式的，況且我的朋友裏，誰也沒有多餘的體面衣服借給人呵。」

太太望了望老爺穿的舊紡綢長衫，袖子已有些爛處，大襟繃了一片，不知道答什麼？她想哭也哭不出來，只說：

「你今天推說有病不去行嗎？那件長衫我真記不得借給誰了。」

「前幾天就有人通知我說，新局長要好好的換幾個人，叫我務必不要給他找着差兒，我又沒有大來頭撐腰子的，那能不去？今天我怎樣也得去的，……：……：你到這借給誰了？快打發人去取。」

太太默默的望着牆，眼內含着淚，老爺望着牆上掛鐘還連着催問他，見他不答他急得站起來走向他身前逼問：

「時候不早了，到底你借給誰，說出來好去取呵，今天我不去就把飯碗弄掉！」

她看丈夫急得眼發直，聲音抖擻的可憐樣子，末了的話尤觸動他的心，後悔方才自己不該太大意，她被丈夫逼得太緊，反而一句話講不出，直流眼淚。

韓丈夫見她流淚不語，更加着急，說：

「我的衣服放在家裏的，誰拿去，你總該知道，我祇管向你索。……說話呀！這不是哭的時候。」

此時飯已端上來，他氣憤憤的坐近飯桌，催她：

「到底放在那裏？你也該替我想，我不走是不行的，這份差事沒了，咱們上那兒找飯吃？」

太太聽了這話，更加着急，她抽咽的向張升說：

「你趕緊到街上追蔡媽回來。」

怎回事，給蔡媽拿去了？」老爺急回頭望她。

「她去了已經有半點多鐘了，誰知她現在在那裏？」

張升答：

「到舖裏找她？」太太急答。

「她祇說你叫她上遠一點的當舖，誰知她去那一家？」張升答完，立在一旁。

老爺聽見當舖二字，忽然大悟衣服的着落。

「哦，原來當了，怪不得你不出聲？你當這些錢做什

麼？……」他見她只哭泣不答，把飯碗放下，緊望着

她。

「當在那家當舖，還不趕快打發人去贖回來？」

太太只得收淚漸漸讀讀的吩咐：

「張升，你……快……去找，蔡媽，叫她快……

快回來！」

張升撇着嘴走出去。

此時老爺覺得衣服有了下落，拿起筷子吃飯，但那菜同飯非常的熱，天氣又熱，他心火又盛，所以覺得十分難吃，吃了幾口，肚子又隱隱作痛，他想到今早上的茶鷄子兒便望着太太數落起來。

「三十多歲的女人還不知道顧顧家，整天在外頭打牌……」

大女兒已經出來等吃飯，她站在桌旁邊，希望着父母吵架，母親沒上飯桌，她也不敢去。

老爺愈吃愈覺得無味，把筷子一擡，向女兒道：

「你吃飯吧！別等你娘了。……」

「……」

太太此時正要收淚，忽聽見老爺來了一句話，不覺大怒，她跳起來說：

「我怎樣不配做母親……」

「我倒要你說說，你說別的我不管，你當着我的女兒，這樣糟踏我，我不答應！」

她說着走近他身前瞪直了眼。

老爺正拿住茶碗喝茶，看她猖狂情狀，氣得手抖，只聽乒兵一聲一碗熱茶正洒在她手上，燙得他呀啣一聲，喊着哭起來。

「要燙死人了！……要燙死！」她索性往老爺身上碰

老爺趕快跑出飯廳，使勁將屋門一摔，算是報復，連

着哭起來。

「要燙死人了！……要燙死！」她索性往老爺身上碰

老爺趕快跑出飯廳，使勁將屋門一摔，算是報復，連

忙戴上帽子上朋友家去。

太太索性坐在椅子上哭起來，屋內祇有她女兒，她也不懂怎回事，也不知扶他娘起來，也不知道勸解，她立在桌邊，不想立了過久，腳漸漸好似針戳一樣，陣陣痛癢，肚子又餓，頭就昏暈，十分難過，末了也嗚嗚的哭起來。鄰居老太太聽見哭聲，趕快過來勸解，太太照例數落了一頓老爺沒良心，老太太也幫助着好夕的埋怨幾句，到了三點鐘，太太已經洗過臉吃過炒飯，老太太大功告成的走回家，蔡媽也回來了。

「太太睡着了嗎？」蔡媽見太太正躺在床上。「哈！——今天好容易同舖裏人說了又說纔當出一百塊錢，他們起先拚命說，東西祇值八十塊錢。」

她把當票同錢交給太太，並說：

「這是九十五塊零五毛，太太給老張兩塊，我兩塊，我又化了些車錢，在那裏等了半天餓得肚子痛，又買了些東西吃。」

太太懶懶的把錢接過來說：

「怎麼這樣晚纔回來？方才急死人哪！想找你也找不

淒愴之夢

——聞祖病夜夢還鄉而作——

(一)

剝剝隊隊客至門，踉踉跄跄來鄉人，未及寒暄客轉悽

着。」

「廚子把方才的事告訴我了，哪家子倆口兒一個月不吵幾回嘴？太太也犯得着這樣難過？」蔡媽輕輕一解說；太太也覺得方才大哭是過分了。

一會兒廚子來報說黃太太來電話催請，牌手都坐齊等候了。

太太從床上起來，攏了攏頭髮，換了身上衣服。雇了輛洋車就要走。

「我不去，好像要賴他們的帳。」她走進門口停步，又說：「回頭老爺回來，別提我去那裏呵。」

「太太方出大門口，蔡媽叫住說：你還不如放點錢等我去同少爺買操衣布！省得他回來又哭了，他今天早上哭吵着不肯上學校去，說一小周先生前天已經報告過，再不穿操衣，不只好受罰還不許上學呢？我們好容易哄他去，說今天包管給他做好，還有小姐的鞋面布也要快些買了。」

「討厭，早不要錢，晚不要錢，偏偏等我出去打牌纔要！今天先別買了！」

太太說過，吐了一口唾沫，坐上洋車走了。

知 零

，嚙嚙漫語道來因。

(客曰：)

「汝叔亡後汝祖悲，馳日哀痛無已時，年邁萎弱衰老

軀，那堪哀痛重刺擊！

十日以前舊患發，舊患未癒添新疾，於今輾轉有七日，茶湯不進骨如柴。

汝姑父母扶持側，汝姊婦娘操茶藥，東西名醫治不痊，病臨今日已難挽，汝父明朝同我歸，汝越二日速還里。

同鄉未言已暗泣，言時音啞聲哽噎，閭鄰悲痛尙如此，骨肉祖孫更沾衣！

蒼穹蒼穹胡不弔？奪我叔父病我祖，叔亡祖病稼穡荒，閨家老少難謀生。

我聞哀訊心惶惶，不禁雙淚盈眼眶！

(二)

夕陽西沉山角下，大地蒼茫夜闌靜，思前想後不勝悲，鷄鳴五更方入睡。

恍恍惚惚朦朧中，肩携行李登歸程，逕出北關曉風涼，草青禾綠洩芬芳，粉蝶紅蜂花間舞，黃鸝鵲雀枝頭鳴。

烏鴉銜食落樹巔，羣雞鼓翼喧喧喚，說是：「小時賴父養，勿忘長大報春暉。」

行行行復行行行，家園遙隔目瞳中，茅舍北側三株槐，有人倚門荆扉開。

家人見我悲且喜，連聲謂我「祖病癒。」兄嫂姊弟皆走來，詢我遠居異鄉情？聒聒絮絮閒言多，我且辭別看我

祖。

踏進門內小犬吠，連吠數聲亦自息，幽暗深黑草屋內，四顧沉寂無聲息。孤燈一檠燃未明，淒殘滿屋藥味濃。

我父代我語孫至，我喉哽咽難發音，強曰：「爺爺我至矣！」別言滿腹不能語。

祖臥榻上聲絲絲，斷斷續續問：「誰誰？」祖暈不知余何客，只是滿口說胡語。

祖體枯瘦面憔悴，目凹膚皺非昔比，我處異地隔千里，豈憶我祖病若斯！父傍祖榻淚淋漓，我豈能忍不涔涔！

二姊捧碗致湯藥，我曰：「未效勿復飲，西鄉甯莊有西醫，汴城十年一故人，速去請來醫祖疾，或能除危救萬一。」

語畢鐘弟報客訪，出門俄驚係人民，相道寒暄語祖疾，容曰：「勿慮定治癒。」一時悲歡相交集，忽地醒來原

夢。 (嗟夫！)

身未還鄉夢亦還，淚痕猶濕枕與被。執筆信手以爲記，燭血眼淚交相墮！

二九，十，十四，夜。

註：此篇非詩非歌，不律不韻，不過隨心所欲，以七字記之，此亦新文藝早有成例在矣。

(一) 剝剝喙喙——見詩有：「剝剝喙喙，有客至門

文

五

。一初。

- (二) 謂我「祖病愈。」——此係假言藉說我心也
- (三) 胡語——病人發熱頭暈，不由己胡言亂語之意也。
- (四) 二姊——吾親姊妹次故曰「二姊。」

龍亭記遊

今天的風比較往常刮的大，在開封是難得的，一到風便捲起無數的黃沙在空中飛舞，黃茫茫的，一望無涯。在街上走是免不了要落滿了一身沙塵，鼻孔中，眼裏，耳朵裏，沒有一處沒有沙粒，使你感覺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難受。這便是開封的特徵，在別處，像青島，北京，上海……：……：……是不常見的現象。

一時偶然興發，便毅然決然的冒着風沙走向龍亭湖畔——開封的唯一消暑勝地。

拐了兩個灣，便到了午朝門，清風習習，吹拂衣袂，翩翩然大有欲仙之概，沙塵一點也不起，這是出我意料之外的，獨自一個人，沿着湖岸，一邊看一邊想，有時也隨便的唱一隻歌子，看看湖水的波浪一個跟着一個，忽起忽伏，忽凹忽凸，一直趕到岸際，後面仍是一個隨着一個的波浪向岸涯滾來，把湖中的一切浮草和泡沫都趕集在岸邊的瓦礫上，煤屑上，泥沙上……：……湖水格外清漸瑩澈，泛

- (五) 湯藥——草藥煎成湯以飲，猶謂中藥也。
- (六) 未效——未見效也。
- (七) 鍾弟——吾二祖父家人，小名「銀鐘。」
- (八) 人民——前兄名廣濟亭人民，長垣甯莊人習醫，距吾鄉西十二里遙。

袁之領

着浪花，不像往常的灰暗，污穢，平穩，那樣的乏味。我凝視着浪花出神，有時把目光移向遠處：天上，雲霧變幻；地上，一座座參差羅列的房舍。我佇立着，當我把目光收回來注視到湖底時，同樣的淡藍的天，雪白的雲，龍亭的倒影，歷歷在目，比真的還格外清楚，生動，鮮明。我沿岸慢慢的遊走着，不時在岸邊撿起一塊瓦片，向前跑兩步奮力的向湖中拋擲，看那次拋得最遠，拋的旋過最多，我對於拋瓦片很感興趣，彷彿是心中的愁悶便隨了瓦片拊向波浪裏，沉落在湖底，拋得遠時，旋過多時，我常常自己笑着，好像成功了甚麼似的，怡然自樂。風吹着，吹向我的面上，我感覺舒暢，暑熱全忘掉了。一隻漁船向東划去，劃分着兩道浪花，一條條彎曲的漪漣緩緩的蕩漾着，向遠處滾着，滾着，消失了。十來隻白鷗，在落日柔光裏，澄黃的，淡藍的，火紅的，千紫萬紅，形形色色，幾萬千萬的映在湖底的彩雲中緩緩遊着，順着波紋，一

起一伏，忽隱忽現，長長的頸伸向水裏探尋食物，或是鼓鼓純白的翅羽，讓水珠一顆顆滴在浪花裏，不見了。雪白的身子映着薄薄的斜陽，閃出一種珍奇的色彩，令人感着微妙，如此美景，真是在鑿中，舟行圖畫了。

因為今天不熱和有風的關係，所以四顧都無行人，我自己慢着步子渡進了龍亭大門，風景很淒涼，只有一個切賣西瓜的攤子，圍着三四個粗人。兩旁是破舊的房子，院中擺着幾塊磚頭，長着一片狼籍凌亂的青草，西邊關着的偏門上，題着藍色圓木牌白粉字的「山高水長」四個字，中央的四稜白方塔亭亭立着，我不知是作甚麼用的，至二門抬頭見「文章華國」四字刻在橫石上面，入內，還是破房旁列着，正中一塔，左右各一崩破的假山石立在枯澗的破圓池內，正前是上大殿的石塔，我為避免老和尚的嘮叨討香錢，便從東偏院入，向北走，向東，再向北拐，便見一院落，靠東有一吸管水井，水涼涼然向外流個不止，仍是些破房舊舍，無可插錢，越東院，至上大殿偏道時，轟地傳來兩丫——丫彷彿二黃的調子，我不讓戲，却吃二驚。唱伶大約也不是老手，見我則倏然含羞而去，我不禁好笑。登磚道，和登樓梯一樣，一步復一步，向西，向北，向西，向北……這是熟道連拐幾個灣，便到頂上了。風景驚大了，首先觸目的是康南海題留在石柱上的字，我記不清楚，大約是：「徒嘆城郭猶是，人民已非。但見白日

悠悠。黃河滾滾流。」（我記不完全，若讀者關心的話，好在不出城便可往觀實景。）這些對於我的印象，也不過如此，如此，我想怎麼也看不見黃河滾滾流啊？我向四外眺望着，東面是一望無垠的瓦房院落，沒有都市風味。南面是一條修長的車水馬龍的繁華大街，西邊是城牆，北邊近處有魯香亭，遠處是一隴隴的沙岡和青草，都沒甚麼可記。破產的裏城收入我的眼底時，遂想這曾繁榮過一時的

地方，現在荒蕪如此，令人頓起「蒼海桑田」之感。我在大殿的西側白粉牆壁上，偶然發現了新奇的趣事，那些文人雅士們也真風騷到了，在壁上題着各種式樣的非詩非文的大作，還有看不入眼的遊客大批：「真敢丟人」，「此首乃打油詩之始聖也」，「……」，「含譏諷嘲」，「此處有題有批，滑稽有趣，這種地方使你看者頗有趣味。我繞到殿前，立在小槐樹下，仰看小燕在天空飛舞，翠墨色的羽毛，剪刀形的尾巴，白白的腹羽，在雲端鑽上鑽下，忽東忽西，和天光斜陽交相輝映，噹噹唧唧，令人神往。

自西偏道磚階下，經過高爾夫球場，講院碎磚破瓦，出球場門左邊牆上有一「中州霖雨」四個大字，講大門，向西去，繞楊家湖岸走去，風吹蘆葦噙噙有聲，三五水鷄，不時攢動，浪花四濺，悠然而逝，逍遙自在。天空鳥雲層層然疊疊然，有如山嶽，有如猿獸，如仙女舞，如犬吠客

，如行舟，如流瀑，忽倏忽此，變化萬千。夕陽西沉，微透紅光，淡淡如洗，若有若無，雲反映在湖底，正如用筆飽蘸墨漬在紙上渲染的一般，儀態萬方，恍恍漾動。這時萬籟無聲，行人絕跡，靜謐岑寂，獨立橋欄；幾隻魚鷺在空中盤旋，咕咕呱呱，頻鼓羽翼，飛，飛，飛得遠了，高了，我凝視着，儘我的靈魂隨着鳥兒飛去，向美的地方飛，向高的地方飛，飛去，飛去。

忽地裏，一隻淡白微灰的魚鷺從雲際飛下來，在頭頂猶疑的迴旋了一會兒，又緩緩地向遠處，高處飛去了，牠的潔羽漸漸兒小了，小了，和雲兒的色彩混了，不見了，隱滅了……「啊啊！天空中的那隻鳥，牠不就

是我的心魂嗎？」我腦子裏蕩地這樣一閃。
一陣陣的晚風吹過來，頗感寒意，我於是匆匆回去了。

註：（一）旋渦，以石子平擲水面，着水復起又着水，遂形成無數旋渦，俗語「撒片」。

（二九年，八月十日。）

編者按：同是寫龍亭游記，一般人寫來，索然無味，而這一篇非同凡凡，你看他描寫的這樣逼真細膩，足見他運用文字的技巧是熟練了。

編 後 語

編 者

這一期的文藝稿頗多，內以素青與袁松麟二君的創作較為精彩。為篇幅所限，以致紅榴先生的新詩，及許多小朋友們的作品，都未及排上，編者謹向他們幾位道歉！連接到外埠的讀者來信，都稱贊紅榴先生的詩寫得有力，迨

經編者細讀，果不虛傳，下期定全部披露。

本期的卷頭語佔了寶貴篇幅，引為遺憾，後當力求簡略。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三十日出版

開封教育月刊

非賣品

第六期

編輯者 新民會開封市教育分會

發行者 新民會開封市總會事務局教化科

印刷者 新河南日報社印刷部